

第七屆常年文學獎作品合輯

梁以白

梁以白  
第七屆

拉讓盆地叢書：

- 1 春草集 (舊詩詞合集)
- 2 草葉集 (文學獎合集1)
- 3 草葉集 (文學獎合集2)
- 4 洗耳集 (雜文合集)
- 5 變蝶 (藍波詩集)
- 6 花雨 (文學獎合集3)
- 7 拉讓江·夢一般輕盈  
(晨露·萬川·雁程新詩合集)
- 8 人類遊戲模擬 (李笙詩集)



- 9 荒山月冷 (黑岩小說集)
- 10 榨乾油汁的菸葉 (薛嘉元小說集)
- 11 水雲 (文學獎合集4)
- 12 心窗風雨 (舊詩詞選集)
- 13 哭鄉的圖騰 (沈慶旺詩集)
- 14 愁月 (文學獎合集5)
- 15 磐石 (文學獎合集6)
- 16 砂華文學團體簡介 ● 周翠娟著
- 17 魚在言外 (萬川詩集)
- 18 綠苔 (文學獎合集7)

第七屆常年文學獎作品合輯

綠  
苔

《草葉集》第七輯

# 綠苔

## ・目錄

### 第一輯・詩

1◎夢斷天涯

林陽

4◎簾下

李海豐

7◎政客

春明

9◎魚(四)

萬川

11◎釣一江泥流

藍波

14◎仙人掌

魚子

15◎神話

劉寄奴

19◎掌紋

詩安

20 ◎ PUTRI SANTUBONG

—— 虛然景

25 ◎ 失眠

—— 雁程

27 ◎ 長橋訪

—— 晨露

30 ◎ 樹

—— 志崧

34 ◎ 我從拉讓江呼的雨中走來

—— 莫榮發

37 ◎ 鄉雨

—— 逸航

39 ◎ 趕路

—— 田風

42 ◎ 靈感

—— 南風

## 第二輯：散文

43 ◎ 昨日盛綠依稀流瀉

—— 百合

第三輯：小說

81◎人與獸

魚子

76◎這一爿小小店鋪

竹斯影

74◎山中行

士心

71◎父親

金戈格

64◎秘密的追憶

火孩兒

61◎懼

遲菊

57◎今年榴槤不開花

無戈

55◎牽手

莫榮發

50◎尋找一座墳

藍波

92 ◎藍空澗雲下的風吟

——田風

103 ◎枷鎖

——思安

123 ◎戰錘

——夏秋冬

136 ◎石頭記

——秀敏

《綠苔》編後話



# 綠苔

## 第一輯

夢斷天涯

林陽

這是作者的詩集在出版後  
增補的版，題為「第一輯」  
與「第一輯」的次序

# 夢斷天涯

● 林陽

夢在昨夜映放  
一場藍調的音樂電影  
時光在腦海的迴旋，倒流  
竄向無盡的天涯

翻江，越海

夢在往事的邊沿擱淺  
終究探得一口新鮮空氣  
照見煥發的青春在展翅飛翔  
璀璨燦爛，耀眼光華  
那是一疋聖潔的天空



烏云也無緣拜訪

江風輕拂成散文

渡頭入定如詩

崎嶇的路程是小說

星城的夜色多麼文學

掏出用心打造的拘子

輕輕汲取

一瓢悠悠的江水

江水在歸程中滴瀝

流失在無聲無息間

家是回到了

驀然驚覺

一口枯井自己築在心里

里邊無風無水無有星絮的投影



只有夢，殘缺的那款  
恆是斷在遙不可及的

某一端

夢，脫疆野馬般馳聘  
斷魂在遙遠的他鄉  
天際的星子總愛引吭高歌  
把歌樂唱成天涯

蕭子

李永豐

# 簾下

● 李海豐

大娘說：你別問我雨是怎麼下的  
，要問就問老天吧！

是誰在夢里拈起綠楊而飛  
似有千點萬點紅花落 在衣裳上

（喂！大——娘——喂——）

雨幕中漸有山凝重的天色怯怯蒞臨  
此際，所有的聲音或是一夜光風齋月的  
心事

夜風才過靜穆的橋拱瑟縮的蔭林  
小雨稀稀低迴了湖水涵泳的浮影  
大娘啊

怎地天色總是輪不盡的四季  
一刀割不完的

悲 和 喜

(要問就問老天

.....)

雨走了

而你

妳怎能依然獨點那盞冷冷

眸子

怔怔望向昨日那季失血的小花



雨中飯依千萬重年代世襲的鏤痕  
歸土而謝

柔美而淒清

可雷就來了雷就來了 大娘喂

為何妳總在一瞬間望向遠方遠方一山岱色  
怎地妳的眼眸里盡是幽幽盡是矇矓的雨事  
不帶千點萬點紅花綠楊飛掠

是誰在夢中捨枯早謝的春季  
雨暮中遠方有遠方的一山岱色  
驚起

# 政客

四

一九九五年四月廿六日

雨過天晴

太陽依舊趕上來

小鳥依舊飛下來

醒后才記起

昨日夢里說了好多白話

渠里的野草也正爬向門口來

他很小小心心地

踩在五年前踩過的泥漿



深怕黑亮鞋尖折射的眼光  
責備自己

既來也

就以莫測超然的笑

橫飛在轟隆隆的雷聲里

響些什麼？

讓掌聲在揮手的姿勢里

應酬

左掌擊朝

右掌擊野

難堪的臉孔天天逃去

又是五年



遊客

# 魚 (四)

● 萬川

你說什麼？

噢，關於信仰

我的信心建立在審計師對我的來往

賬目的審察與核計上。環境保護？

在創世紀前便註定

大凡眾生存在與否將認人類為依憑

死龍的絕滅正是印證此話不假的第一現場物證

其他的還須如何提點

建壩或深水碼頭

魚的心情？恕我不客氣

魚，不過是人們宴會或家常便飯中

或蒸或煎或炸或燒或燉的

一道可有可無的菜色

魚的心情、魚的生存問題

與水壩或深水碼頭帶來的持續經濟效益

與就業機會

與世界知名度

與之最之最之比擬，在地球生態盤的坐標上

要尋回太初的刻度？

當我們夢著鏗鏘的金幣

當我們擁著鏗鏘的金幣

驅使巨型魚船無數在驚濤駭浪中做業

如覆平地。在蒸煎炸燒燉已成陌生辭彙的年代

只須從罐裝倒出

嗯，便是美味營養的一餐了

你還想說什麼？貪張著嘴如此

# 釣一江泥流

● 藍波

有狐疑的眼光  
自釣江者 隨著  
揮出的魚絲  
飄落  
泛黃著的河顏



河顏皺摺紋路的傷痕  
是螺旋葉不斷剝割  
流著地衣因樹亡  
腐蝕的膿  
河奮起憤怒 出擊

旋槳堅固無動於衷

反彈的浪紋

一卷卷回流

牽動釣絲

一股傳遞訊息

在掌心感覺

河無聲在哭泣

提起釣竿末端的暮色

濃漿緩緩沿絲滑落

付諸

餘暉霞色里

一江混濁不歸路

『其實，魚蝦已窒息泥流  
這水已被判死！』

王水齋

眼神詫異  
向著茫然  
夜眸  
漸黯



人掌

# 仙人掌

## ● 魚子

給你一點水

一撮陽光

一些空氣

便莖粗根壯的  
生長起來



看似可欺

不經意的卻以一身傲骨

# 神話

鮮花和云朵築成的路  
森林作陪襯  
看似不高，云里來去  
盪漾云中，雨天的路也夠了  
來去匆匆，到達峰迴云轉的山頂

遺憾的是望山而非登山  
云築的路，一路朦蔽我的眼睛  
峰迴路轉，稍嫌遲疑  
異象橫生，略生膽怯  
山是可望不可及的

● 劉寄奴

我的內心顫動

如風中波濤洶涌的云

一直謝我彷徨不解

離海幾十公里

帆影像一串串云朵

一串串泡沫

我的盼望我的呼聲

也將成爲幻影

惻聞心已死，黃花盛開

儘管云海何如，阮囊羞澀

身不由己的仍赴此生的約會

一生的盟約

碧空湛藍，海天一色

云海何如？一如死去的天空



後記：赴神山的約是一樁痛苦的選擇。是心靈里信念與軟弱的掙扎和戰爭。

終於成行了。

神山當然有許多神話，匆匆數日，實在不能為東南亞第一高峰寫點什麼記憶。偶而歇下生活擔子，忙里偷閒的粗淺無聊寫幾個字作紀念，也算對得起自己，作個交待了。

九五年五月

# 掌紋

● 詩安

橫渡數條幾番波折的航線  
從東西直奔南北一路跋涉過去  
覽瞰今朝前方多少浪潮風雨  
趁撐帆的筋骨熱血依然澎湃  
勿讓這葉孤舟羈旅洶湧狂濤  
盼到了港灣則不見舵槳  
仰天呼嘯驚嘆碧云已漸暗  
昨夕激起的串串冰雪浪花  
已悄悄滑落生命線的終端  
縱然喝盡一杯垂陽后的蕭瑟  
讓心情勾下早已升空那輪缺口的圓  
亦無法縫合掌中的裂痕

LEUNG BONG

● 綠苔

# PUTRI SANTUBONG

● 虛然景

山都望姑娘呀！  
山都望姑娘呀！  
我的擺渡到這里來  
沼天絲綢  
飛渡綠意的靜嶽  
投入你的懷中

你又一次指著隔面

盈滿的江波

雨又開始淅淅

山脚喊過山腰



淚也晶莹

開始憂郁的詩感

又在你臥著的神傷

塗上丹青

你的淚若江流

花香已不再芬芳

就在玫瑰謝了

大江才開始匯成

美已不成美

淒是另一種戀

會于夢中迴蕩你的民謠

傳說已成傳奇后

我踏著芒鞋

千里涉足到你的眼前



你的訴說重復

白云輕輕梳去霜白

青絲容易白髮

綠只是青絲白髮間一懸

對鏡自憐

你依然留戀塵美

修不成仙緣

幽頰淚流

淒涼的美

美麗你已不懂

笑容醉后不曾醒

已數千年了

你等待歸來

風又呼喚山雨

祭

一季的冷



SANTUBONG

又一年了

他

何處

江波混濁

他們說

不會歸來了

你還是眺望

眺望到力竭

臥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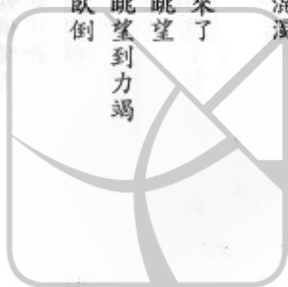
歸來辭去

皆緣似我

——于你有詩

感染你的詩情

山都望姑娘呀！



我以那一季的飛絮

蒲公英的飄泊

我的笑容

會引一朵輕輕

微笑輕輕

你會更美

山都望姑娘呀！

來時是雨

離時似雨



# 失眠

來去也只不過幾小時  
就是失不起

如同點著的煙不抽  
如同斟滿的酒不喝  
如同靈感來時不寫詩

如何保持在火里  
永遠燒不焦  
如何保持在水里  
永遠游不膩



原來清醒  
竟是如此摧心的一種熬煎  
在自然律外

願不願意

你可以替夜

拔白頭髮

願不願意

你可以替時鐘

測量悲哀

願不願意

你可以替聲音

充實空虛



來去也只不過幾小時  
就是失不起  
偏又失不去

# 長橋訪

● 晨露

四十銅板

搭起一座搖渡的橋

拋離城

水面透氣的一群魚

橫

渡

紅水河

踏上蔭涼石徑

鋪著不知名的小白花

一路相伴



探訪長橋

長長探向海的盡頭

一隻

貪婪的手

攜一輪

日燦燦的烈日

沸騰

橋下

稠淺的木桐上

浪花

一層捲上

一層

歌腳



身辭信

串一束花穗

紫白相映

一隻

招翼的

蝶

訴說

旅途的

疲

憊



# 樹

我在蒼郁的山色中  
尋到了一彎小溪  
雙手掬起一瓢清爽  
卻瞥見一棵小小的樹苗  
在綠油油的草叢中  
泛黃

(我看到了一個瑟縮委屈的心靈，  
睜著渴求的雙眼……)  
于是

憑著一把昔日的經驗

孩子

我為你翻新了一片土地

澆灌你必須自己吸取的智慧

施予你應得的鼓勵

在新盈亮麗的環境里

我雖仍無法為擋風遮雨

但孩子

請允准我

為你丟棄那令你無法茁壯的害虫

為你剪除你身上的敗枝殘葉

在累積年輪的歲月里

這也許是很痛

但唯有這樣呵

才能使

你

成棟

成樑

（為孩子）  
—— 關於成長的詩集 ——

（我看到了了一個在晨風串歡唱的心靈。  
一雙流露笑意的眼眸……）

哦孩子

如今

你直挺挺地立在我眼前

你說：

「文化就是我的根

我繼續地抽著求知的新芽

我的葉 仍向善生長

我堅毅不屈的枝干

不斷地追求上進

在蕉風椰雨過後

不忘開出精藝的花朵

為這世界添上一抹絢麗的虹彩

繁華背后



必要孕育出靈性的果實  
散播到東 南 西 北

開 枝 散 葉

「我的子啊

我的孫

在我優良的品質鼓舞之下  
必會

更強

更壯

更美麗」



（我在模糊的視線中

在你的綠蔭之下，  
欣慰地笑了……）

綠苔  
玉細  
雨中  
去來

● 莫榮新

11.7.95

# 我從拉讓江畔的雨中走來

● 莫榮發

江波隨風起

寒意沁透江畔

驟然

沉向甸的烏雲朵朵

都陸續痛哭了

千線萬線

泛起千萬個漣漪

潑艷一江

亂了江水的心情



雨聲

自上游一路怒吼而來

隱約傳遞

森林的哀號

山嶺的傷痛

那些不絕耳的傾垮

壓傷了土地

千瘡百孔

流冒黃色的血液

染腥了拉讓江

是誰造成了今天的傷？

是無情的鋸齒？

是為國為民的豪情？

還是

人類填不滿的私慾



是誰造成沒有過濾的天空？  
也許有一天  
雨絲會沁入口裡  
留下悵然的酸

那一天  
從拉讓江的雨中走來  
我的心情  
是一種哽咽



(6.9.92)

# 鄉雨

一 遍 遍 的 載 著 冷 風  
水 滴 于 雪 荷 間 落 下 乃 道 淒 清  
顛 顛 了 那 孤 寂 的 荷 池  
橋 下 的 漣 漪 舞 著 凌 波 的 仙 姿  
你 在 落 著 誰 的 情 絲 誰 的 絮 語

農 家 們 破 舊 的 草 笠  
怎 麼 也 挽 不 回 你 滴 破 的 生 命  
菜 畦 里 許 有 的 汗 滴  
膠 林 中 有 誰 的 血 跡

啣

你又流走了誰的夢誰的心

走吧

別讓路人在趨避間流失了光陰

如果夜里你蒞臨這鄉野

夢 或許會更甜蜜

而晚風中的小橋

不會再有執傘的凌波仙子

走，打鄉野中那阡陌的溝而去

當晚風再次柔柔的叮嚀

請答應我

不再回首的

離  
去

離  
去

# 趕路

上山

趕過吃力攀行的步伐

終於在陰陽結合線

發覺一個城市缺少幾許過客而蒼涼

因囤積過多幽魂而陰森

就像季節雨落久了

孕育一道密密集集雜蠻小徑

長期苦待一群群感情行列

攜著孝心提著責任

正趕往進行一輪輪

一輪輪急切的冥拜

然後卸下負荷  
欣慰的揮別

城市的邊緣不斷地擴張

當苔蘚與冥紙灰積滿了階梯

已沒有眾多的鞠躬

沒有擺祭的鋪張

唯在四月澆澆的淚雨

從血親一代偶而發出傳統的回響

就感知那濃密翠蔭簌簌下

深深睡眠者的寂寞

和冰冷的盼望

但不必以缺乏熱誠黯然神傷

因為經過長長一世紀的燃燒

人們開始疲憊了

疲憊于疏遠輩份的孝心

即使有他最佳遺照留住

從此他的家族是有意或無意

把他遺忘在水霧漫溼的山坡

宿草蔓藤的咒詛

縱使留下一個枯屍

陽光里 雨夜中

不必忍受憂患和勞苦的奔波

深怕在人性滅絕陰影中流失

而蹂躪寂靜的第一位

永遠是孝心的一個

趕路

而來

靈恩

南風

# 靈感

●南風

啣在麻雀口里  
伏在蜻蜓輕翼

好似

敲窗的夜雨靜聽細訴  
姑娘的潤渦瞬現即逝  
窗前的風鈴妮妮叮嚀  
鄉野的小澗淙淙輕唱

粘在花蜂足尖  
歇在草菇傘下



昨日盛綠依稀流瀉

綠苔  
第二輯

# 昨日盛綠依稀流瀉

。百合

是一小塊土地的前身。

足跡涉過，款款衣袖依稀沾上了泥土的氣息，隱約透露的是無限生機，養精蓄銳，一有機，即成繁綠。

觸目所及，那深淺有致的綠就像等待一齣演出的守候，待風吹起號角，那綠就綿延蕩開來，或是一齣古典芭蕾溫柔的優雅，或是一場現代勁舞爆發的動感，都湧動著生命的美。

土地平躺綠色底下，一貫的自然舒放。抓把泥土，觸覺是樸淳和真實，一種溫柔的感動若涓流之水在心靈淌開來，倘若黃金炫耀的是它刺眼的光芒，這把黑金似的泥土則是一種沉澱的美，內涵無法衡量的謙厚和生機。

老家是在舊陋的店屋樓上，住在半空中偶感的一些缺憑據，於立足那塊土地上尤感有腳踏實地的落實。

那塊地是在店屋與屋后一條河之間，河離家不及百米，地，就是如斯愛戀依在河畔，斷守

著。

其實是公家地，只是一直任野草滋生成莽莽草海，不忍見肥沃營養任野草蠶食糟塌，鄉人的惜物本質憐憫起那地來，紛紛墾荒為園，無須築籬，卻各有默契的各耕各地，栽花種菜，飼雞養鴨，田園氣息竟此瀟漫。

猶記得左側野地被樓下住家辟成個雞鴨寮，植些紅竹葉香蘭葉指天椒，每日那些花色斑斕的土雞，肥壯的鴨都起個大早，咯嗒呷呷的喋喋不休，追逐奔躍，熱鬧成趣。

右側則是我家的一小塊耕作。

家人齊心合力砍除野草，鋤地建畦，種上木瓜甘蔗長豆南瓜等，野草蔓延之地頓成個錯落有致的園圃，經一番時日，蛻變為欣欣向榮，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喜悅自是繚繞心頭。

園圃的規模不過是家庭式的自給自給，收穫不足炫耀，豐收的其實是心里無比的喜悅，滿足和感動，享受的是過程中的期待和樂趣。

一次，大哥試嘗栽種節瓜，節瓜籽被輕埋土中，每日略以澆水，數日后，吸收了大地豐富營養的節瓜籽已破土而出，抽芽成苗。幼苗努力摸索廷著竹棚往光向爬，像個一直來在暗角落壓仰的生命，一日無意間探出頭來，驚見天外有天，光明在前，於是嘩啦啦拼勁爬出，欲享一抹光，欲浴一身溫暖，欲活得比以往好。

短時間內，結實的節瓜籐已爬滿竹棚，繁密成陰，然後花開蒂落，結出一粒粒小節瓜，節

瓜隨日漸大，到成熟時以最虔誠的心情摘下，渾圓熟郁沉甸甸一粒，捧在懷中，竟如個一心一意修得正果，簡單快樂的人。

另一椿鮮明是棵酸柑樹。

那樹長有十餘尺高，不管季節如何更迭交替，總是結實纍纍，白色小花開后的青果轉為熟黃，糾纏在濃密枝葉間，隱隱約約，誘人中另有番美麗。

纍纍低垂的果實，從未熟的綠到近熟的青轉成熟透的黃，醞釀的是日漸濃醇，難於抗拒的誘惑。

常佇立樹下，仰望樹葉間串串欲跌未落的果實，以一柱一端開了兩個縫隙的竹竿，搜尋熟果爽斷折下。那棵酸柑樹被我頻繁的採摘，仍像個不辭勞苦的母親，努力的結果，來滿足我這一味只懂索求的孩子。

酸柑吃的吃，贈的贈，多餘的也物盡其用。拿去賣吧！那是祖母所建議。於是興勃的負責摘果綁成捆，由祖母拿去市集擺賣。

每捆兩角，祖孫對分所得，今日，數角錢對許多人來說實不足以齒，但那年代，生活里並不允許奢侈，祖母是煞過苦的老式婦女，那數角錢她何曾浪費？都一一存起省用，對我而言，那酸柑換得的錢是因緣而生的果，沒有那塊地，沒有大哥最初的栽種，沒有陽光和雨水的灌溉，沒有祖母的建議，沒有別人的買下，沒有……掌心這幾角錢不會顯得什麼特別，皆因那些緣，

所以更覺珍惜。

對泥土的愛戀應是由那塊地開始。

土地，它是如此慷慨付出，無私給予，舒放的胸襟讓人感覺渺小，凡辛勤耕耘，必有收穫，這是那塊地給予的啓示。

看著播種后，初抽的嫩芽白滑溜亮，帶著雷霆萬鈞的潛力破土而出，或由母株像個好奇的孩子悄悄探首，漸漸開枝散葉，開花結果，每一株綠色在掙扎成長過程中，都蘊藏大自然的神奇和奧妙。

置身一片生意盎然盛綠中，與衆綠同氣息，若用心感受，那花與葉的親密聯系，蜂蝶蝶使的辛勤播粉，風與鳥的竊竊私語，皆是大自然故事的情節，沒有粉飾，卻有其獨特的美，一一在眼前上演，耳聆爲天籟，回收又何嘗不是一頁風景？悠遊自在中，誰是我，我是誰，存在竟恍惚飄渺起來。

大自然中，一花一葉一樹各有美姿，花開令人喜，花謝難免惆悵，但落紅化春泥后，又是另番新氣象。

萬千紛紛起落之間，人生不也如此？

要學習的是感激，珍惜，包涵。

年少因這塊地而多了幾許歡笑，但，一樁美好叫人擁有之際不免惶然面對失去的遺憾。

當局突下鐵令，欲將此地鏟平，改頭換面。

衆人的心頓時沉重。

凝硬的洋灰怎媲美一畦翠綠如玉的油菜？怎如美人手指纖纖的生動？石榴垂懸枝梢，露齒而笑，晶瑩剔透若粉紅珍珠的浪漫好看又豈是果攤上擺著的所能給予？還有呢，香蕉柱幹間伸出一截含苞待放紅花紋說一闕淒豔絕人傳說，等待哺乳的木瓜，若節日燈泡千迴自繞的酸柑，這一切，豈是瓦礫砂石可替代？

鐵令如山，善后工作在無奈和不捨中進行。

雞鴨寮拆了，成群雞鴨有如流離失所似的，無所適從的不安聒噪。

柔細的菁蔥芫茜被移植局限的小盆內，擁擠的空間使它們相擁無奈，欲熟的木瓜提早摘了，可吃的菜類都採了，十數棵甘蔗亦逼不得已狠心攔腰斬斷。一摘一斷之間，手勢愈顯沉重。最最珍貴的還是那泥土，這生命所出的立命外，珍惜的將一把把蘊藏無限生機的泥土收妥，日後欣賞一株玫瑰的多情，一枝九重葛的機會，縱究只是一小撮，倒也聊勝以無。

那個午后，鏟土機終於羈氣的駛來了。

一部由零至繁至殘的斷代史開始如電影情節一幕幕在眼前掠過。

鐵輪狠狠碾過土地，每一株生命在做垂死掙扎，小株的都被鐵輪一輾而壓平，輕而易舉，大棵的如酸柑樹，木瓜樹，香蕉樹都出動到鐵臂的無情連根拔起。

酸柑樹倒了，圍觀的人競相告知。那是大哥的一番心血，他若親眼見此樹結局如此，會作何感？我不懂。

到木瓜樹了，有人報上木瓜樹的死刑。

鐵臂一鏟，挺枝的數棵木瓜樹相續倒地，其中一棵數年長的，扎根較深，硬守根下一把土，遲遲不肯倒地，彷彿一個風中殘獨的老人，死守家園，怎也不願離開生於斯的土地。

終究還是躲不過鐵臂勢在必行的狠勁，倒了，此棵老木瓜樹以悲愴孤絕的姿勢頹然倒地，樹幹被拖走時，樹葉在地上發出沙沙聲，不甘而不願！它猶若控訴這場屠殺。跌落的顆顆青澀果實頓失依靠，連滾帶跳在地上翻騰，一些被壓碎，破裂果實傷口外流溢著膠狀乳汁，一道道宛若淚痕烙印在反光照映的土地上。

那一刻，翻騰的不單是一顆顆未來得及展現豐美便告夭折的木瓜，更多的是心中難於平息的情緒。

轟隆隆作業的鐵臂下，整塊土地頓成殘田敗地。大功告成，那鏟土機帶著勝利的姿態滾著一屁股濃厚的黑煙走了。

漸濃漸調的暮色下，觸目所及滿地撲七豎八的斷枝殘葉，一片紊亂狼狽。昨日盛綠依稀款款流瀉，今日落得每一地荒涼寂然面對，人間大多事，怎堪細訴始終？

這塊地的浩劫，在向晚暮色中，將化泥而去，而那土地，亦將是個憑吊的輓詞。

幾番日子流逝，至今，只能從一塊冷硬洋灰來回想那前身一片流動欲滴的翠羽，回想一花一果一枝一樹曾有的風姿，或是嬌嫩，挺拔，或是清新，美麗，都是風情萬種，又怎一一敘述得了？

偶而，仍可見一小撮野草由洋灰裂縫而伸頭舒臂掙扎出來，探尋一小片天空，大有蓄勢待發，非殷殷實實綠給你看的勇勢，不禁暗暗佩服它的強勁生命力，峰迴路轉，疑是已推壓殆盡的生機卻讓野草先技頭籌觸發另個天地來。

如今，我對泥土的喜愛仍擺在陽台上一株株向陽的綠色植物。泥土縱然有限，然能坐擁綠色，不也是人生一樁美事？潛移默化中，也慰藉了年少那場摧毀后的若有所失。

今日，我能以一雙清澄的眼去感受大自然的美，以溫柔的心去領悟大自然的情，一切，皆始於那塊地。

# 尋找一座墳

● 藍波

塵世間緣起緣滅，總在瞬間。

有緣無緣，卻是早已註定！

說與他是陌路人，委實未曾謀面。

說不認識他又顯然過意不去，他的名字時常縈繞我腦海，念念不忘；況且我的血脈中溫溫流著牽繫的血緣！

他是我的祖父！

在我稍微懂事的童年，已經曉得沒有祖父這個人的存在。別的孩子「阿公，阿公」的叫得多麼親切，「阿公」在我竟是刺耳的名詞！

每年清明節，左鄰右舍殺雞剗鴨，上「公司山」掃墓祭拜祖先，然後個個小孩一塊雞翅一條鴨腿，吃得我這沒份的也覺得咀香漬漬。只是我家沒有拜「阿公」！就連家里一個靈牌位都沒有！

這一樁事，就像未揭底之謎糾糾纏纏的在心中捆成一個疑團！

從小我就貼身依偎著阿嬤，陪她去玩「將士相」紙牌，可是我從來就不曾問她老人家有關阿公的事。或許在我單純幼小心靈上，有一位慈祥愛護我的阿嬤已經太夠了，不再需要阿公！天曉得，每當受委曲時，尤其父親終年在外，沒有父性關愛下，我是多麼想望阿公在身邊呵護與安慰，遮風擋雨；更不必在旱季天公不佈雨時，兩個瘦小的兄妹，走進陰氣森森的墳場，去挑一桶井水！阿公在，可以代我們擔當。

年少稍長，我終將疑團向母親舒解，可也得不到頭緒。

「你阿嬤最狠下心了，她將你阿公的香爐拋進河里！」母親細聲細氣說了這些就不多提其他的了。她永遠不想正面讓阿嬤不快。家中男人不在，阿嬤成了一家主。

曾經，兩個女人爲了家計起爭執，阿嬤一氣之下走向河邊，街市的熟人奔走來告知。

「開長老孀走去港邊碼頭了！」

屋主阿姨驚慌下，三魂剩下七魄，情急下拉了幼小的我走過墳場，只見阿嬤企立在吹透的河風里，望著河口，眼茫茫。我不知阿嬤心裡想些什麼。或許在恨阿公去得早，也許在怨她的兒子，爲什麼一年到頭總是缺餉斷糧；留下兩個女人磨破手皮爲人洗衣「坐月」來養家！

回家途中，我看見兩位患難知交，拉起淡藍色唐衫的衣角，抹淚！

「你阿公里是葬在詩巫的！」

可憐的阿公，竟做了沒有祭拜的餓鬼，一直到了阿嬤過世後，每個祀祭的節日，母親吩咐寫了阿公的名字在紅紙上，用一支香穿它兩個洞，立插在一個香爐上，拿到屋外燒了三支香，叫了阿公的名字才拿回來放在祭壇上拜拜。

我被調來詩巫工作後，尋找阿公墳位的慾望一天比一天強。千方百計打聽，得知日治以後的潮人墳地，一在歌樂多，一在武吉立麻；公會卻沒有阿公名字墳位的紀錄。

阿發很熱心，我只不過在閒談中稍微提及阿公墳墓的事，他就到處探問所有認識的親戚；終於，他的努力不白費。

「炎泉兄說你阿公死時是他收殮的，另外兩位老親已過身了。你想知道更多，我可帶你去見炎泉兄。」他在電話中告訴我。

炎泉兄在同宗輩份中與我同輩，已是八十多歲人了，當年跟隨著阿公阿嬤，還有炳照叔一伙人，漂洋渡海，經過星加坡當時的石叻，再從古晉轉到木膠定居，晒碩莪粉，做苦力。後來他遷到詩巫，現在把家居改成士多店；還在市內開了一攤麵食檔子。兒女都成家立業，生活得很好。

「當年有人走告州府仔木膠有親人出來醫病，但是唔知是誰；不久藥房人員來通知親人已過身，我們一撮親人捐了些錢，買了大厝到藥房收屍，才知道是開長老叔。」

「我阿公來醫病嗎？什麼病？」

「開長叔叔是來戒大煙的！」

我的心重重的沉了一下！難怪，阿嬤如此憎恨抽鴉片的人。那年我們在古晉一間又老又舊的破屋租了個大房間住，樓下住有一家同宗親戚，他也抽大煙，每當傍晚那陣難聞的味道從樓下無聲無息散發到樓上來時，阿嬤就破口大罵：「死天壽，無鑑還學人抽大煙，未知死！」罵得咬牙切齒！

「那麼阿兄有沒有替阿公立碑呢？」

「站碑是有，但也只不過是一板或一柱而已。事情過了這麼久，我年事已高，記不起來囉。」

「位置在那里呢？」

「當年武吉立麻墳場沒有擁擠，大概在山坡腳吧。經過這麼多年，每年的燒草，不知碑木還在嗎？」

我帶著淚眼走出土多店，矇矓中彷彿看見當年阿嬤滿臉悲憤將阿公的香燼靈位狠狠地擲入木膠河！

我不喜歡煙不離手的人，而父親卻承傳了阿公的煙味，香煙抽得很厲害，最終他不得不讓癌菌蝕短他的人生。

阿發爲我安排清明節跟隨公會一位喪事理事到武吉立麻墳地上尋墓。

這位老親爲我準備了冥錢香燭，拜過港主，我們開始尋墓。

放眼張望，一座小小山丘，早已擠滿憧憧墳影，香煙裊裊，冥紙灰燼如黑蝶隨風飄舞；墳塚間，何處有孤墓？而且經年焚草燒山，可有殘柱蝕碑存在？

從墳塚間僅剩寸許的走道行行走走尋尋覓覓，我終於瞥見夾在兩座華麗墓堆間，一柱殘餘的木碑，已被火燒得七七八八，只有一尺左右，歪歪斜斜的。我蹲下來，用手摸觸已經模糊的字跡，有一字「門」還依稀看得出，其他的已不清晰。我猶疑許久，或許「門」字會是「開」字也說不定。

「找著無？」

「唔知是唔是。」

「別管了，先點燭上香燒紙再說，拜錯了也無要緊」老親說。

我捻著香，心中默禱：「阿公，若您有靈，就託夢給我們吧！」

清明過後，我都未曾做什麼夢，家人亦是。

顯然，我找錯一座無人祭拜的孤墳！

人間情事，看似無緣實有緣，說是有緣卻無緣，如果白雲蒼狗肯借路，有那麼一天，我會見到阿公！

# 牽手

● 莫榮發

從小到大，感覺上媽媽比較親切，爸爸會比較疏遠，因為那嚴肅的形象已根深蒂固在心里。

記得小時候出遠門，爸爸總會緊緊牽著我的手過馬路，或者是一道小橋。看電影時，爲了省一張票，就坐在爸爸的膝上。等到年少負笈他鄉后，童年那種對爸爸的靠賴，更是稀少了。每次回想，爸爸教訓人的面孔總是會比較深刻，有時還挺惡劣。

離鄉在外，每次回家，總覺得爸爸溫和了許多。也許是多月來沒有見面，那種父愛還是不能被華人的矜持所困，自然地流露出來。但爸爸不懂得說出來，只懂得每天清晨，爲我燙兩粒半熟的蛋，偶爾是一碗豬肝湯，爲了我的連聲「好吃！好吃！」而感到滿足。有時候閒聊，他會提起自己小的時候的生活，那在田園與江邊的日子，總留下許多難忘的回憶。每次傾聽后，總覺得比較認識爸爸，也親近許多，但缺少了些什麼。至到有一天，我才明白那是什麼。

有一年除夕，我從石隆門親戚家踏巴士到七哩，通知爸爸在那兒接我。到達七哩巴剎，除夕辦貨的人潮淹蓋一街，車水馬龍，我在約定的地方等了許久，結果不耐煩，便四處找電話亭。

撥電回家，家人說爸爸早就出來了。我醒覺，也許爸爸亦會等得不耐煩，四處找我了。因為他的性情是很急躁的。

於是，我穿梭在人群之中，目尋著熟悉的背影。那是我第一次思考著爸爸的背影，像在記憶中注視著那樣的畫面。那樣的背面，有時散發著為人父者的孤寂，多年來的嚴厲管教使子女敬而遠之。一種無奈漫過我心田。

我想到媽媽在家里一定忙著預備團圓飯，需要人幫忙，因此又焦急地捕捉每一個閃過的面孔。

「阿芽！」

突然間，我聽到熟悉的呼喚，響自身後，暮然轉身，爸爸自另一堆人群中走來，帶著苦尋后實現的笑容，我也向他走去。那麼也自然，沒有一點牽強，爸牽住我的手，邊說：「我找得你好苦啊！」就帶著我走向泊車的地點。我心中流過一股暖流。父愛是那麼具體的，活生生地擺在我眼前，暖在我心里。

原來父子之間的親切，還可以藉著一個牽手來加深的。我彷彿不斷地縮小，從廿多歲變成一個孩子，天真地，將小手牽在爸爸粗厚的手掌里，走向回家的路，就像童年的日子。

## 今年榴槿不開花

● 無戈

放下電話，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自己跟家的關係——我是說，跟父母的關係。我發現自己總是似有意，似無意的跟家保持一段距離。

我以前是很「乖」的，阿媽說：是最乖。足不出戶，還會幫忙做家務。現在，卻跑得最遠。

「跑」了十年了，十八歲就開始「跑」，跑到了國外，六年都未嘗回來過，家人都以為要作外國人了，才依依不捨的兜回來；回來卻又離鄉背井，就喜歡一個人遊遊盪盪。

是阿爸打電來，說今年家里的榴槿沒有開花。當然，阿爸是先問達雅節有沒有回家。然後才繞到榴槿今年不開花，為什麼會提到榴槿不開花呢？因為我跟阿爸從來沒有貼心的話題，而老家就是種了幾棵榴槿。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跟狐群狗黨、亂七八糟，電話線聊到發燒。跟阿爸，嗯、哦了幾句，就沉寂得發慌。還好阿爸很節省：那沒有什麼了，沒什麼了，電話費貴，要放下電話了……  
· 哪一聲，線路就切斷了。

總是阿爸在那一端放下了電話，我這一頭還握著電話筒空茫茫的茫然了幾秒鐘——我跟阿爸，到底是怎麼演變的一種父子關係？

小時后，不也是摟著、抱著、親著：大一點，阿媽當白臉，阿爸自然就是黑臉；再大一點，你要理想，要自由，也由你去，再大一點，要獨立生活，就去造一處處自己的窩。

這些年來，鄉下的老家，只剩下老爸老媽了。子女們長大了，都往外邊跑。哥哥娶了，姐姐嫁了，連弟弟妹妹都已成家了。

老人家勞碌了大半生，閒不下來。就屋前、屋后的種了榴槤、種了紅毛丹、種了椰子、種了香蕉；還養了一大窩的雞，一大群的鴨。兩口子怎麼吃呢？賣也沒有價錢！就逕往子女們的家裏寄。

紅毛丹熟了，寄紅毛丹；榴槤掉了，寄榴槤；那一個兒子：順道回家，就載回去一羅厘椰子，香蕉。你推說坐冷氣車不方便帶生雞、鴨，她就剮了，剖了、冰凍了，再一隻一隻往箱子里塞，看你還有什麼藉口搪塞。

我不是不回家呀！我這樣獨自的尋尋覓覓在人生的曠野，風塵僕僕的埋沒；家的想念，早已被掩蓋成一股淡淡的愁。不強說了啊？

那里知道，我自以為是的把自己放開了，老人家卻永遠數著這一個寶。跑得再遠，電話打來，叫弟妹信捎來，然後我才開始感覺虧欠，才知道選一個日子回家。

決定回家時，我又會選擇，無聲無息，老哥們卻總會搶先通風報訊。我就是「怕」啊！怕你明天到家，她老人家今晚就睡不安穩，天一亮就殺雞剝鴨，中午飯下了鍋，就來來回回大門口望。

兒子終於到家了，就「唸」怎麼不先打個電話呀？怎麼不先打個電話！我們望呀望的望到眼睛都快「生花」，說幾點會到，怎麼一直都還沒到……

肚子餓了？趕快上桌吃飯。還沒吃，一隻雞腿撻過來；扒了兩口，大碗公雞湯捧上來。怎麼吃得下，怎麼喝得完？喝了、吃了！「二人在外，身體也不知道顧，別想年輕人，就不用補……」

我怎麼負荷這樣的愛？我如何承載這樣的對待？我根本也不知道怎麼開口在那種時候說一聲謝謝你，爸爸或我愛您媽媽我糟糕得只會說：明天，就要回去了。

老人家怎麼能接受：「幾十年」回家一次，只住一晚。不能多請一天假嗎？公事那麼忙嗎？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如何補償。我只好把大碗公的雞湯仰飲滴淨，遮住不聽話的兩眼慢慢要盈眶。

於是，兩老又開始忙了，忙燒開水，忙殺雞剝鴨，忙到園里砍熟的香蕉、嫩的椰子。好一路帶過去分，分給大哥，分給二哥，分給大姐……這麼多愛，怎分得完？

這一回，是兒子又許久無消無息了。阿爸又打電話給這位學農的兒子，告訴他別人的榴槿花都開了，我們家的榴槿今年沒開花。他老人家要的當然不是這位農業專科的兒子給他一個

如何如何促進榴槤開花的好方法。

他只是借榴槤，借榴槤今年不開花，去開一道話題，去打一通電話給從來不知道主動打電話回家的兒子；探聽一下，什麼時候，打算回家，住一兩晚。

當然，如果榴槤不開花，今年就沒有榴槤撿。沒有榴槤撿，就沒有辦法一麻袋一麻袋的載去車站寄。就沒有辦法打電話給兒子們說：阿爸寄榴槤去啊，收到了嗎？吃完了嗎？就沒有辦法聽到孫子們搶兒子們的電話筒興奮的叫：阿公！阿公！我們在吃榴槤，阿公家還有沒有榴槤？然後就不疲的寄，然後等待兒子們回報榴槤收到了，吃完了的消息。

最糟的還是，也就沒有辦法「誘惑」兒子們開著車，浩浩蕩蕩，回家一趟——吃榴槤。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還這樣的一輩子「債」我這張死性子的嘴巴，從來沒辦法跟父母講幾句親暱的話。這恐怕是幾十年來早已定性的了，改也改不了。

我是應該好好想一想阿媽的話：娶一門媳婦，給自己一個安定。然後一堆娃娃，嘸嘸呱呱，幫我說話。教他們叫阿公、阿公，叫阿嬤阿嬤！說我愛您，我親您，讓他們甜到心窩里。但是可惜，今年我們家的榴槤不開花。

或許榴槤樹的意思是：去年我結太多了。今年你們買幾粒榴槤回家吧！

## 懼

● 遲菊

小的時候非常怕死，只要提到死亡，或者聽到死亡事件，就可以失眠一個禮拜之久，更別談去親近或參與了。

記得第一次教插花的時候，正好是台中醫學院二年級的學生，當天下午先到學院準備器材，當時那班的班代走在前頭，我跟在後頭，一走進教室，迎面而來的是實驗室，一只只乾扁的人體，我眼花頭昏轉身就衝出教室，跑了好一段路，才靠在牆上不停出冷汗，只差沒昏倒，好一會那班代才發現老師不見了，出來找人，我臉色發白，全身大汗真想三級髒話全罵出來，只見那先生一臉莫名，好像看到一只怪物般說老師花器全在里面，要不要先挑一些？我抖著聲音說不必了，他們摸不著頭腦不知爲什麼我看起來如此惶恐？當晚我約了六位師姐妹同行，美其名是幫忙，其實是心里毛得很，俟一下課我二話不說直接回宿舍，從此謝絕醫學院的插花課，這一嚇，足足讓我二個禮拜一閉上眼睛，就看到浸過福馬林藥水的人體，每晚必須與周公拉鋸戰至天亮。

畢業後在台北忠羅斯福路三段找到一份佛學編輯的工作，十分喜歡，加上老師同時有教誨，使我更親近佛陀，可是每天黃昏下班，卻是一個苦刑，因為樓下是一家棺材店，我都得站在棺木旁邊等公車，每天在漸暗的天空下，忍不住要偷窺那與死神最接近的東西，一個禮拜後我無法啓齒原因，只好撒謊要回古晉而離職。

真正生活在死神的掌控時，死亡又變得如此親切而自在，我會幻想過千百次死亡的滋味，但都不及與死神擦身而過的平靜，二年前因難產而失去知覺，當我意識到醫生的慌張失措時，我一樣全身冒冷汗體溫逐漸離我而去我卻沒有害怕心里平靜得奇怪，只是迷糊中想了一遍，心里最愛的人死神就在我身邊等待機會把我拎走，當我再度在陽光下呼吸時，自小對死亡種種的恐懼，竟消滅一大半，路過喪家時，不再害怕得不敢回頭，反而會看看，心里唸一句「見官發財」。

生活真的是匆忙得不能停止，時間總是不停的追趕我們往前走，我的生活被切割在不同時空里，一天當中，可以跑遍半個台灣，如此的忙碌使我不得不說「好在人是會死的，要不多累呀！」

年紀漸長，面對死亡雖然是一種容易的事情，就像許多人生的挫折與失敗，只是一種人生經驗，如果你不把它當一回事，它就像無疫一樣不會在你的人生起化學作用，我很慶幸自己自小害怕死以及所有有關死亡的聯想，因此可以督促我不作違背良心的事，我更感激自己與死神

握過手，讓我在未來的日子裡容易而輕鬆跨過一切挫敗。

只想告訴你，其實任何事情都過去，恐懼失敗，挫折都只是生命的小點綴而已。



## 秘密的追憶

● 火孩兒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是記得自己喚他爲「伯吉」。

大清晨的運動場上，喜歡晨跑的人並不多，尤其是年青人。

我穿著許久未曾穿上的運動鞋，輕巧的避過每一個昨晚那一場所留下的水漬。

幾個年老的晨跑者掠過我身旁，我有意無意的向他們那樣的掠一眼。

沒有，所有年老的晨跑者我都望過了，卻沒有望見我所熟悉的臉孔——伯吉。

遙記的幾年前，在這個同樣的運動場上，我穿著同樣的運動鞋，跟隨著同樣的一行跑道。

我跑得十分累而漫步的時候，一位近五十歲的馬來老伯跑過我身旁，迎著笑臉對我以國文道：「年輕人，不要停止。」然後揚了揚手，示意我再邁開腳步。

于是我回報他一笑，就緩跑在他身旁。

「年輕人，很常來跑嗎？」他笑著問我。

「不，偶爾而已。」我不好意思的說。

「我很常來，卻未曾見過你？他說著，又向剛驚過我們身旁的一位中年人揚了揚了，向他用英語道：『快點！』」

那中年人望著我們，點了一個頭，繼續漫步著。我們無聲的緩跑了幾圈，我已經累得氣喘如牛了，可是又不好意思停下來，只好跟隨著他，把腳步放慢一點。

「不要停止。」在我腳步快要停止的時候，他說道。我尷尬极了，更慚愧于自己是個年青人，體力卻又不如他一個老年人。

「年輕人，還讀書嗎？」他知道我還隨在他后頭。

「不，已經老了。」我自嘲的說。

「做什麼的？」他開始停止在跑道外做體操。

「補習。」我也停在她身旁不遠處。

「哦！老師。」他有點驚訝似的。

「不，是補習而已。」我解釋道。

「一樣的。」他拾起地上的毛巾，向我揮手。

自那次起后，我總會在運動場見到他，而也因為這樣，我們竟好像湊得十分熟了，但談話

上又僅只限于那幾句。

幾個月后，我參加了一個半馬拉松賽，全程長達十二公里。

比賽共分組進行，而女子組卻比男子組較快出發。

我不是個馬拉松選手，只是在于湊熱鬧而已，因此未跑到一半的路，我已停停跑跑了幾十

次。

「年輕人，不可停止，加把勁。」在我悠閒的在漫步時，耳也忽而傳來了熟悉的聲音。

我將頭抬起，「伯吉」已在我的前頭向我揮揮手。

我笑著追了上去，步伐跟他一樣的蹂躪著濕漉漉的地面。

每當我們越過其他選手時，伯吉總是那樣對著他們笑道：「加把勁吧！」

「伯吉，還有多遠路？」在我已經身無半分期氣的時候，我這樣向伯吉問道。

「快到了，年輕人，不要停止，加把勁！」他又猜中了我的心意。

于是我只好堅決著，隨在他后頭，把注意引到這個伯吉身上去，讓自己忘了那一身的疲

倦。

伯吉的頭髮，已灰白了一大半，頭頂上經汗的濕貼，只剩下那稀疏的幾根。

他那雙經歷了風霜的雙臂，是黝黑的。光滑滑的汗珠在那帶油膩的手上迅速的滑下。

我忽然想到，自己這樣的去欣賞別人外貌時，竟，「咕咕」的一聲笑了起來。

「怎麼啦？」他轉頭望我。

「哦！沒什麼，踏到東西罷了。」我怕他看出自己那做賊心虛的表情，假意一手抹去臉上的汗珠。

「小心啊！」

「嗯！」我發覺伯吉十分像個慈父。

我們又默聲的跑了一段路，忽見跑在前頭的一個青年選手，不知怎的忽然蹲下身子，雙手緊抱著右腳小腿，一時扭成一團。

他那種表情是一剎那的，一眨眼之間，他就已扭成一團了。

伯吉飛快跑了過去，捉住那青年人的小腿，一面吩咐我把那青年人身體按直。那青年人在不停的呻吟著，小腿抽筋的疼痛使他一直掙扎著想彎曲身子。

伯吉一直按著青年人的小腿，嘴中又不時的說道：「忍耐一點，放鬆些。」前面的選手離我們好遠好遠，后頭的也不見有選手趕上。

大約過了二三分鐘，在路線上跟隨著選手的救傷車終於發現我們。

救傷員把那青年人抬上車后，飛馳而去。

「年輕人，跑前也不做熱身運動。」我們繼續路程后，伯吉這樣告訴我。

之后，伯吉就一直讓我跑在路邊，他這樣和藹的說：「年輕人，你跑里面，外面危險。」

我靠著他給我的信心，一直跟隨著他，雖然我已連喘氣的力都沒有了，但我還是堅持著腳步，讓它像機械性的不停跑動。

在我們越過馬路時，伯吉總會在我身旁說道：「看車呀！年輕人。」

我們跑了約一個鐘頭過後，運動場終於呈現在我們眼前了，在剩那最后一百米左右的路程時，伯吉這樣的挑戰我：「年輕人，讓我們來個最后的冲刺吧！」

我們用最后的一分力氣，跑完最后的十百米路程，引來了周圍人的掌聲。

我看見伯吉高舉雙手，臉上的微笑示意著向周圍的人道謝，我心中也禁不住地歡慰的笑了。

頒獎的時候，我得了安慰獎，而伯吉卻沒入圍。

我走下頒獎台的時候，伯吉在台下迎著我和我握手道：「年輕人，恭喜你。」

「謝謝。」我緊握他的手，這一句「謝謝」不只是謝謝他的恭喜，而是感謝他一路來給我的支持與鼓勵。

賽後幾個月的某一天，我約了一群朋友到舒戈邦惜別我將遠航，卻在這兒見到了伯吉。

他望見我，向我揚了揚手，于是我走過去向他打個招呼。

「年輕人，好久不見，好嗎？」他的語氣還是那麼的親切。

「很好，你呢？」我也親切的回應他，眼睛卻是打量著他身旁的少年人。

「這是我的兒子。」他輕輕的拍著那少年人的肩膀，那少年也向我展開了一列齒白的笑容。「年輕人，沒有再去跑步了嗎？」他拍拍椅子，示意我坐下。

「沒有了。」我十分羞澀的說：「不久我將離開這裡。」

「哦！很好。希望妳成功。」他沒有問我去那裡，也沒有問我去做什麼，就這樣祝福我。謝謝。」我只有這麼一句話。

我告辭了他回到朋友的身旁，朋友個個盯著我道：「沒弄錯吧？你也會與「他」交往？」這個例外。」我淡然說。

「也有例外的？」小李叉了一塊雞肉塞到我的口中，「大跌眼鏡呀！」

我狠狠的瞟了他一眼，簡敘著我與伯吉認識的歷史。

「有目的地！」小賴滿咀膩的說。

「不簡單！」小李又插咀。

「精神病！」我又瞟了他們一眼。

看他臉上的那粒痣，十分不過眼。」小黃也在添醋，「不過他身旁的小男子可真不錯。」小黃的眼鏡被我們幾個用桌巾塞住了，惹的大家笑成一團。

那次伯吉比我們先離去，臨走時還過來與我們道別。

我到他鄉半年后，有一天清晨，小黃打電告訴我，報章刊登的搶竊案中，有一位犯者，十分像那位他見過一次面的伯吉。

我心里信不過他，卻還是在當天特地去買了一份報紙。當我閱到那一篇新聞的時候，我的心有如裂了一道傷口，淌滴著鮮紅的血液。更尤其是當我見曉了那「搶竊珠寶商，與警方搏鬥中喪生」的字樣時，那一種心痛，是有點窒息的感覺。

喪生的搶竊犯遺容中，有一張是在我印象中那麼完好的伯吉。我一直都在內心中告訴自己，是看錯了，世間長象相同的人是有許多，那絕不是伯吉。

但，伯吉那一張慈祥的臉孔，我是絕不會看錯的，再加上他臉上的那一粒痣，更是不能掩飾的特征。

我沒有去看清楚伯吉的名字，我甚至是故意不去看他名字的。

小黃又在該日夜晚致電給我，我為著心中完好的伯吉，說了生平中第一次自願說的謊言。我心中的傷痛，不只是來自難過，而是來自那一種被欺騙而恥辱的感覺。

雖然是如此，但伯吉在我的印象中，還是完好的，他雖然是世人眼中的惡魔，但在我心中，伯吉他不是，他是那麼的善，那麼的慈祥。

一直到幾年后的今天，我還是把這個秘密藏在心中，不讓任何人知道。

而今，我重踏上這一個運動場時，愛好晨跑的人依舊稀疏，而我卻再也見不到那位伯吉了，但我永遠難忘這個我叫他為伯吉的人——雖然我並不知道他真正名字叫什麼。

# 父親

● 金戈格

五月是溫馨的日子，卻也是我們家哀痛的日子。

五月七日下午我匆匆趕回鄉下和母親連同大姐大哥將病中的父親送往醫院就醫，父親卻再三交待小事一樁無需吩咐在外工作的哥哥們回來。但感應能力特強的我們自此次非比當日（去年四月）他進院動手術的那種精神奕奕的情形相比，他的健康已出現紅燈。

油燈總有燃盡的時候，隔天夜晚三哥風塵僕僕從民都魯趕來替他送終，當我趕到醫院時，母親撫摸著父親的頭額很平靜的對我說父親剛走，頭額還溫著呢！我們幾個都沒有痛哭，憂傷總難免。這不是因為我們不孝順，而是為父親終於脫離這幾年來受病魔纏身所承受的痛楚而感到安慰，尤其是母親認為她這一生能為父親所做的一切都已盡到責任，所以悲傷不需在臉上多寫。

父親選擇在當晚十一點三十五分離去或許對他的一身傲骨有關吧。他祇不過是個極平凡的父親。他的一生沒有經歷大風大浪，在事業上也沒有什麼大成就，至於最不幸的那段歲月莫過於歷經三年另八個月的日佔時期。至於一身傲骨，大概與當年不務正業的那段荒唐日子導致一

家人深受親朋戚友的輕視與羞辱有關吧。他選擇如此靜靜悄悄的走完此生路程，不願驚動太多周圍的人，他就是如此平平凡凡離去而未曾留下片言隻語，所以我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再去通知親朋戚友來參加喪禮。

父親是在母親生日那天下殮，正當人人都高高興興忙著慶祝母親節時，我們卻懷著如此沉重心情辦喪事，這又形成了另一種無言的遺憾。母親在家中扮演了太偉大太偉大的角色，而她卻任勞任怨，無怨無悔。

淺藍色古代書生模樣的壽衣是母親親自為他挑選的，她告訴我們父親喜歡如此打扮，想來是對於未曾努力向學的年代的一種安慰吧！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未有機會進過學堂的那份夢吧！父親的一生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我領悟到人在許許多多的借鏡中要努力找尋生存之道，否則就會因環境的變遷，歷史的改變，社會的繁榮與進步而被淘汰。年少時血氣方剛的不務正業，到中年鬱鬱寡歡的不得志使父親的一生都顯得那麼灰暗無光，所以他濫賭，酗酒，煙不離手，也只是爲了要逃避現實而麻醉自己。因爲他不過是一個活在典型的舊農業社囚籠里的唐山子民，他始終都沒有能力衝破那道建立在自己面前的牆，結果他看不到，也想像不到牆外的那光明的世界。所以他的夢想一直停留在遙遠的故鄉，那片青青山脈，秀巒景色的山林有我們祖家的古厝，古厝孕育出他的生命的地方在他回鄉時的那一年就血淋淋的被打破了，因爲古厝老早被打掉，代而替之的是一大片的停車場。所以當他滿懷著高興的心情回去，然後帶著一顆冷卻

的心從遙遠的故鄉疲憊的歸來，從此就變得沉默多了，他的確是失望了，因為找不到「根」。

故鄉，他是回不去了，所以只好跟隨著祖父母流落異鄉，化爲一坵塵土，沒了。

我突然間想起了「根」字應該怎麼寫？該如何解釋？……

淚，終於還是滴落下來。

一直想寫關於父親的文章，沒有想到卻一拖再拖，拖到他老人家病逝后才開始動筆，這無非是種難以言喻的遺憾。



# 山中行

● 士心

我匆匆地在微風細雨落葉紛飛的季節走上了這一條曲曲折折的山路，趕一場三個月前的邀約。

踩在這令人有點延宕，旋繞盤桓的樹根的山路上，鞋與枯葉磨著發出一陣又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彷彿山林里的靜謐，因著我的行色匆匆，已漸漸抖落了。

果然，你已備下了一壺上好的龍井，掀著花窗帘在等候了。

跳上崢嶸地生長著嫩綠色小長葉的木梯，我有那種飄然而至的心情。你望著我的頭我的衣，愛憐地搖了搖頭。

哎！怎麼又不帶傘呀。你說。

等我的頭髮已半乾，窗外灰灰的天已漸漸蒼白，雨，已停了。

這個送給你。

你把一支口琴放在我的手掌中。

吹吹看。

于是，我輕輕地吹了一首捉泥鰍，再也不肯再吹奏第二首。你無奈。

于是，就坐在草蓆鋪著的地上，細細碎碎地訴說著別后的一些心情遭遇。

心境，越來越蒼老，你又說。

這我認同，生活中許許多多的無可奈何早已把我們壓迫得越來越沉默。一有時間，就分外緬懷過去垂手可得的歡笑喧騰，並且永遠不覺得累，永遠不懂滿是的青春。

有時候忙得根本無暇抬起頭來看一看天空，深夜攤開日記簿，常常怔忡地不知在天氣那一欄該寫下晴、雨、陰、霧還是什麼的。一榻糊塗。于是，日記不敢再天天寫，變成了寫心記，幾天做一個整理，一寫，就寫了三個春秋寒暑。

這時門框上的風鈴叮鈴叮噹地響起。你把牆角靠著的木吉他拿起，專注地較起弦來。突然抬頭問我還會不會吹奏那首流水年華。我點點頭。

教我怎麼會忘記呢，在往后的日子里，就是這個下午，在這寂靜的山林中，我們用木吉他、口琴，還有叮鈴叮鈴個不停的風鈴，悠悠的音符鼻鼻地穿過你的心串過我的心，像清清澈澈的小溪水，潺潺地流過蒼蒼郁郁的森林，緩緩地向大河飛奔，再幽幽地往大海匯集。

如果生命中再來一次地重新安排，我寧願失去更多，而你，將必然仍是我的唯一。

# 這一爿小小店舖

● 竹斯影

僅是一爿小小的店舖，卻也容納了我太多的愛，早已不知該從何去細數這錯綜又複雜的情。

無從「逃脫」的留了下來，把這一生人最爲珍貴的黃金歲月給逐一的埋沒在民埠這一帶殘舊斑剝的古老木店屋，而打從八八年八月份開始租借的經營起此祇能賺取蠅頭小利之小生意迄今，即爲名替兄長打理至近兩年的全權掌管，不知不覺的也已步入了第七個年頭！除了感喟光陰如流水般一去不復返又堪何奈啊！

每每不小心的當兒觸及心底這一根憤怒難填的弦兒，由然而生的是滿腹的怨恨，怨自己根深重的家庭觀念，恨自己揹負著過大的責任感，卻是這般沉重的教吾始終學不會狠心又自私的拋開一切的來個一走了之，爲了自家的理想抱負而遠走高飛！

就是因爲重情重義讓吾一拖再拖的以爲可以心死了，日子也就沒有太多奢求且很機械化的在趕赴的開市又打烊中倅然虛渡……

是消息始方流傳的說這一區市中心的老店很有可能於九七年將被政府徵收回去的被拆掉再重新發展的那一陣子，心頭可是倏忽被一股猛烈的力量給撞擊的把這沉澱於心底深處已久之欲飛的慾念給再度的激開來，並洶湧的澎湃著，因此亦不能自己的墜入了茫然迷惘的漩渦之中。

此時此際，腦子就是不受指控，不停的盤旋著幾個問題——就斯結束這筆生意的去追尋去圓寂那編織了多年的夢想嗎？還是，還是重新遷移擴充的繼續苦苦壓抑的渡著這等皮笑肉不笑底生涯的含恨終生？抑或……？

願意嗎？我願意嗎？

思維幾番糾纏不清的後來，惟有儘可能把自家從迷堆給解救出來的教這未來的愁讓未來去憂好了！又有謂「船到橋頭自然直」，何必杞人憂天的促使自己這般不開心呢？

瀟灑不起來的說走就走，那又是因為這面積僅有兩百多方尺的店面，竟然也繫了有吾兩千六百餘底日子這起伏不定的情意結啊！多少的心血多少的汗水更是注流其中的促成了這堅牢固固綁住的千千結，看似已無從化解的死結！

縱使有再多的不甘心，總不成與生活過不去的讓自家加倍的去肩負這無法自喻的苦擔子矣！就斯退一步的百般誘勸下的終亦想通透這一點之后，還是抖擻精神的把所有心思給注入於這一片小小店舖內，今天也許未完全的把窘境給改變，以及仍未能鬆懈的提早上岸，最起碼

苦心經營之下，生意也有了起色的逐漸上了軌道的有了些回饋。

每一天所擁有之廿四小時，一半即已無從選擇的交給了這一片小小店舖。

再說店舖設立的所在地是本埠於早晨最爲旺盛和熱鬧的街坊，故斯這也可說是咱較爲難於得閒和忙碌的一大段時間。

午后稀稀疏疏的顧客中，好就好在生性愛靜的可以忙裡偷閒的翻閱報章書籍，還有從店門一打開至關閉間那最不可缺一路直播放著藍調歌曲之那一台沉舊的收音機的相隨在側；而所有有感而發的心語皆亦多是在此店舖內讓它化爲一篇篇文章的留待往後成追憶。

這一片小小店舖，無意間的也成了一所情感聯絡站，與不少友人的相識相知多是打從這里有了開始，而篤信緣起不滅。

有心的朋友，得空亦都會在午后這略爲清閒底時分搶來溫馨的問候，還是前來聊天說地又談心的不亦樂乎！縱使再庸碌也不忘在店前做片刻逗留的觀望一眼，或者待吾趨前丟下幾句噓寒問暖的語句方才繼續劃過……。

悶累疲憊之餘，想做內心的抒發的透一口氣，偶爾會站在那五腳基處小憩一番；亦順道的窺探這一片天空下來去之人潮所滑溜下的生活百態。

說是無奈，這多年來的飲食起居確實是與這小店有著深濃的淵源，無從攀開又不可抹煞的親密關係則息息相關的譜存著。

這也即是留於吾心板上難於取捨的矛盾。

更何況最有幹勁的年歲已成過往雲煙的教人不堪回首憶當年的添上了幾許不寒而慄底蒼桑感，甚至眉頭總是輕易深鎖的有了年老的感慨，做起什麼事兒又過份舉棋不定的盡拖住。

這一生人，最為窩囊的想是太過感情用事，還是酷愛自作多情的牽絆了這一生。

不管再多少年以後，只要依然遺留在這天下人間，也許那時候這兒早已被剷除的夷為平地的興建起了新式的店屋，也許換了個地方的繼續經營，又也許已揹起行囊的將自己放逐在某個陌生的國都裡去受苦受難，總之，無論身在何處，肯定的永遠都會記住這一條名為「海唇街」之街道里，曾經有一間門牌為 41B 的小小店舖里頭有屬於我個人頗為傳奇的故事。

我怎麼可能忘記？這一載稀薄悲哀的青春歲月，有我一段無奈之成長？與這小店舖相依為命的蒼涼！

我怎麼可能忘記。

（或去或繼續的留下了來，而這一次的留，也該是一輩子的事了；答案，惟有讓時光去加以分曉和證明。）

綠苔

第三輯

## 人與獸

● 魚子

他雙掌緊握成結實的拳頭，一股熱感悄悄由手心沁出，觸到了拳頭里一把冷硬。

那是一截木把柄，把柄一端一彎尺半長的刀。一把巴冷刀。缺了一兩個口的刀鋒在夕光反射下發出刺眼光芒，依稀可感受令人生寒的鋒利。

他凝集了的力氣，正由全身匯合至握刀的手上，他恍惚可感覺到一股力道經過的手臂，手腕，傾注在拳頭里溫熱的手心。

刀的鋒芒在一個適當的角度準確射入他眼里，把他眼中一簇狂燒的火燒得更熾更亮。

那是一簇熊熊的火，輕而易舉讓人洞悉的一股憤怒。枉費心血，那是他的感受。

聚圍的人則等待緊張的一刻。

鐵籠外，那隻畜牲仍不知厄運已臨頭，仍像平常般以一雙骨碌碌精靈的眼瀏覽四周，不停活動。

說活動，其實範圍不過是三尺左右方圓內，介於繫在鐵籠內的鎖鍊和牠頸上的一端之距離。

牠的野性並不拘限在這小小方圓範疇內，反而表露無遺。

牠首先拾起地上一張摺不成形的糖紙，舒卷開來，放入口里啜吸，一如頑童。啜之無味，棄之又檢起一顆發霉的花生，雙掌人模樣靈活的剝開殼，檢拾里頭一粒花生仁，入口就嚼，時而齧牙裂嘴，露出粉紅色牙齦和白森森尖牙。

吃罷，牠四肢爬著，長尾搖曳，紅屁股突一惱兒坐在沙地上，歪頭斜腦的溜轉著琉璃色的淺褐眼珠，時而像個天真無邪的小孩，時而有所戒備的瞪著四周與牠外貌有些相似的人。

有人拋出了一條熟爛得外皮都佈滿了黑色的青芽蕉，牠興奮得凌空接住，行動迅速而準確，姿勢優美而敏捷，雖然躍動的幅度不過那幾方尺。

『最后的晚餐。』有人說，聽不出語氣是惋惜還是嘲諷。

牠沒嗅出周圍有一股正凝集的殺氣，而對象是牠，一隻不應存在這個地方的猴，屬牠的天地該是那莽莽野林。

牠專心一致手脚靈活的將一條香蕉轉瞬間剝得赤裸的黃白。

『讓牠吃完這最后一餐』他心里想。手里凝神貫注的力道絲毫未因它一刻的緩遲有所放鬆。倘若不是牠不識時務，恩將仇報，這一刻或不會這麼快就來臨。

是他讓他失了面子，老羞成怒。

或許畜牲終究是畜牲，他突想起前陣子聽過的一句話，只是，當時忠言逆耳，他根本沒放在心上，待體會來，已演變成今日的局面。

曾經，炎熱的一個晚上，家家戶戶的燈光下，是一家團聚，或用餐，或閒話家常的溫馨時候。

驀的，一聲聲淒厲得令人心頭一顫的貓叫聲劃破夜色，刺入附近人家的耳膜。

聞者都停了手中的動作，凝神一聽，夜幕沉重垂罩下，那叫人疑惑的貓聲彷彿是從他屋後的鐵籠處傳來。

仔細一聽，除了淒慘的貓叫一聲，恍惚還有撕裂什麼聲音，夾滲一些咬嚼聲。

那鐵籠被撞擊得瑤瑤作響，在黑暗中尤叫人好奇和置疑到底是發生何事，於是手電筒光亮照來鐵籠這邊了。

措手不及的，迎向一幕殘酷冷血的鏡頭大刺刺的，赤裸裸的橫列眼前。

一隻中型的貓不知是誤闖禁地，還是被那兇猴強拉入籠，正被牠尖牙利嘴的咬噬撕裂成血肉模糊，血淋淋的場面慘不忍睹，可憐那任由凌虐的貓尚存一絲氣息，奄奄一息的哀鳴。

被玩弄於猴掌間的貓看來是難保了，牠掙扎的動作愈來愈弱。求救的聲音愈來愈細，到最

後歸於沉默，只剩那猴猶在肚破腸溢的貓屍上抓挖搜掠，嘴里也忙著咬嚼，手電筒光亮的照耀著沒歇止這幕弱肉強食的鏡頭。

看到的人都嘔心，電筒熄後，一頓本芳芬的晚餐草草結束，胃口難再面對滿桌佳餚。

翌日，有人報訊養那兇猴的主人。

「你養的猴，獸性未泯，你還是放生牠回森林吧！免得有悲劇發生。」來者看過昨晚心驚膽跳的一幕，今早陽光下真實暴露的劫后殘局仍叫他心頭難受，看了一眼即視線移開來。

猴的主人看著籠中一攤模糊的血肉，那隻可憐的貓早已五馬分屍。依稀可看出輪廓的是那貓頭，貓眼半睜著，死不瞑目蒼蠅圍著血液已完全凝硬的肉堆興奮的嗡嗡作響。

他胸口一陣翻滾，心中仍不願相信是那畜性所為。

「怎會呢？」他急急為寵物辯認，「這猴是馴良的，定是那死貓侵犯牠在先。」

死貓，他是在罵「死貓」，還是指那已死的貓，沒人知道他心里極願意相信它是一場「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鬥爭，更何況家貓也有野性啊，他想。

這猴，自小從伊班人手中購得，幼時，常放在懷中把玩，靈巧可愛，從不咬人，本想養大后高價賣去外地。外地常有人接洽，高價收購，買去當寵物還是當野味，他不甚清楚，只知道市場需求蠻殷切，誰知養著養著卻養出興趣來，決定收為寵物。

那猴一年年以頗快的速度長大，一口垛垛森白的牙也愈來愈尖長，指爪亦銳利得很，他亦

有所顧忌，不敢再讓牠自由走動，繫於鐵鍊，再關在三乘二尺的長型鐵籠內。

一切應該都在把握之中，這猴怎會無故傷他類呢？若不是他類侵犯在先？

他著實不願接受眼前的事實。

『算了吧，當我多言。』勸者悻悻然走了。

此事不了了之。

兩天後一個早上，艷陽之下，一切顯得平和，驀的，一婦女尖叫聲擾亂了這平和。

『來人啊！』她的求助聲顯出她的死懼。

另一婦女聞聲匆促趕來，看到現場後，方知欲救的不是前者，而是籠邊一幼童。

『危險啊！』來者亦不自禁叫起，連忙聯同前者靠近籠邊。

鐵籠邊，一人一獸正緊貼身子，看似親密，其實潛伏著無限危機，一觸即發。

人在籠外，是一懵懵無知的三歲幼童，獸在籠里，正伸出牠毛茸茸的雙臂緊抱幼童不放。

那男童驚嚇過度關係，一張小臉變得蒼白失色，哭不出聲來，只眼淚大顆大顆滾出眼

眶，滑下臉龐。

兩個婦女使盡吃奶力氣死命拉開頑猴的雙臂，誰知道那畜牲力道驚人，強勁有力，緊箍幼

童不放。

兩婦女又急又怒，急救行動未敢有絲毫的鬆懈，因為分分秒秒都會觸發一場悲劇。她們拳

打腳踢的齊心攻擊那畜牲，可那畜牲也不示弱，不時嘴掌並用又咬又抓的給予反擊。

一番頗吃力的拉扯之間，趁那猴一個不留神，鬆了箝住幼童的臂，兩婦女總算狼狽的將一條小生命從危險邊緣救回。

那幼童這才恍忽知痛楚的「哇」一聲哭起，檢查下，發覺他的頸部、臉部、手腳都留有爪傷的痕跡，尤以頸部為甚，一條長約六公分的傷痕紅腫得利害，已開始有些溢血的現象，表面看來，那幼童除飽受一場虛驚和消毒后應無礙的皮外傷外，並無生命危險，不過，若事件發現得遲，那幼童的生命就足以叫人擔憂了。

傷得較利害的反而是見義務為的婦女，手臂上雙雙被抓了幾道頗深的傷痕。

「這猴連連逞兇，把牠殺了吧！一了百了。」猴傷人的事如病菌迅速傳開，人人對那猴生有畏意，一再勸牠的主人。

「殺？」他心想，「門兒都沒有，我至少還可賣數百元。」他彷彿看到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在他面前晃著，花了他眼。也迷了他的心。

「只要你們不靠近鐵籠，那會有事發生？」他仍替那畜牲說話，執迷不悟。

兇猴傷人事件中，傷者和傷者的家屬都保持緘默的息事寧人，沒把事情鬧大，更叫他不以爲意了，相信自養的寵物是無辜的。

「畜牲即是畜牲，牠是不會完全養馴的，養大爲患啊！」一個老者苦口婆心的勸。佬者的經

驗中，養猴爲患的例子層出不窮，他實不想看到因人類的一種私心而促使悲劇的發生。

『不會的，人不犯牠，牠又怎會犯人，不靠近牠，肯定無事。』頑固得很。

老者本想說『你關牠在先，不已先犯了牠』，後想想無謂與這種死頑固的人多費唇舌，當下只有搖搖頭走了。

這天午后，日頭正漸漸西沉。

『這畜牲，關了好久，不耐了吧！看著久困籠里的猴煩躁不安的來回走動，他自言自語，那猴圓著大眼望住他，嘴里吱吱叫著，似抗議被關得不自由。』

自兩次的攻擊事後，他倍加小心的把猴繫鎖籠里，不再像以往那般偶而放牠出來活動。今午看牠垂頭喪氣模樣，心里暗忖該放牠出來走走，舒展筋骨吧！這麼一想，即動手開了籠門，那猴禁困已久，見狀即快衝出，循著鐵鍊綁著的範圍不停來回走動，雀躍得很。他養的一隻狗在旁看著看著，突的向那猴猛吠，那猴一瞧來者不善，被狗一幅凶神惡煞的模樣給激怒了，不甘亦弱的撲近狗，向牠攻擊，那狗閃避不及，低哼一聲，被抓了一記。

『去！』他叫喝，趕去爲兩隻寵物解圍，卻在向前一殺那，手臂被那不知好歹的猴給狠狠抓了一道，傷痕隨即明顯的紅了起來。

『畜牲！』他忽吼，又恨又憤的用腳往那畜牲猛力一踢，倒被那猴靈巧跳閃過，再出其不意反咬一口，『啊！』他痛得叫起，跛著腳跳開那猴能及的範圍。

右腳小腿肚上。被咬的傷口兩排齒痕清晰印著，血，正由裂破了的皮里，咬開的肉肉上不受控制的淋漓流出，順流下腳踝，腳板，一滴滴落下，紅了沙地。

那猴猶在跳上躍下的對前一人一狗充滿敵意，那鐵籠被牠蠻狠的拉扯，早已被拖倒在地，隨著牠的躍動發出瑤瑤聲。

「找死！」他破口大罵，從沒有過的暴怒使他額前青筋凸凸暴露，他跛著腳，拖著血痕，衝進廚房。

「發生什麼事？」他的妻聽聞外面一陣吵雜，正想出去瞧個仔細，卻見他鐵青著臉狠狠的衝來，不禁驚問。

「噢！你的腳怎流血了，到底發生什麼事？」他的妻這才瞧見他滿腳都是血，而傷口的血猶在溢出，擔憂的問。

「別問那麼多，我的巴冷刀呢？那死猴，我非殺了牠不可！」他恨恨的說，眼光尋覓著巴冷刀的蹤影。

「那猴……牠咬了你？」為妻的明知他正在氣頭上，卻還是問個究竟，語氣小心翼翼的。

「我說別問那麼多了，你還是幫我找巴冷刀吧！」受辱於那畜性的怨氣，他實不想再多做解釋，一逕吩咐為妻的找巴冷刀，欲把那猴剝掉洩洩怨氣。

「你的傷口還流血，還是先包紮吧！」他的妻逕自找救傷品去了。他低頭看傷口，真是傷得不輕，撕裂的血肉紅嫩嫩的露在外頭，猶在流血不止，整個小腿以上已成鮮紅色的血腿。

他拉了把椅子坐下，胸口仍激烈起伏，滿肚的怨憤還在燃燒著。

妻仔細的替他的傷口弄淨，消毒，上藥，包紮，而他的眼光並不停止搜尋巴冷刀的所在。終於，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他看到了目標。妻一替他紮好傷口，他即跳起向前拿了巴冷刀。

走出門口，一經過鄰人見他握刀，疑惑問道：「拿刀幹麻？」

「殺猴！」他簡短有力的回答，逕自向猴走去。

「看殺猴啊！老王要殺猴了！」鄰人招喚附近的朋友來看殺猴這鮮見的事，尤其是要看這人眼中的兇猴是怎麼死法。

聞訊趕來湊熱鬧的人多了，自動圍成個小圓圈，雙眼緊盯著圈內一人一獸兩主角的一舉一動，像看一齣馬戲的期待高潮。

人群中不少注意到了他腳上白布裏得像棕子的包紮，交頭接耳道：

「應該是被猴咬了，早叫他殺了那畜牲偏不聽，如今悔不當初了吧！」

「未被咬時不知痛，現在活該！」

「不是說他養的猴是馴的嗎？怎捨得殺了牠？該不是被咬得難受，怨氣無處發洩，只好拿猴開刀吧！」

人群中笑開來，奇怪，全部的猜測都離不開他被咬的事實，或許人們早已期待這一天的來臨，所以，對他並不表示同情，反而是幸災樂禍的心理看他怎收拾殘局。

「老王，你的猴咬你啊？」有人故意問，語氣捉狹得很。

他聽而不聞，他滿腦子充斥著殺猴的念頭，他知道難免會有些冷嘲熱諷，他無暇答那麼多了，如今騎虎難下，他非殺那畜牲不可！

他的眼光隨著那猴流轉。此刻那猴倒無事般的回復平常，時走，起爬、時坐、彷彿剛才的狂性大發只是個幻覺。

他隱約扯動的傷口卻叫他暗痛在心，沒忘了剛才的辱憤。

殺，是勢在必行，並不因牠的若無其事而罷休。

「牠吃完香蕉了」有人說。

是時候了。他站立著，緩緩舉起握刀的手，久候的刀發出一股寒氣，此刻的他看來有一股化不開來的憤怒外，還有一種冷漠。

一些膽小的別開了頭，不敢真正目睹這一刻的來臨。其餘的人則專神靜氣等待緊張的一刻。

瞄準，瞄準，瞄準。

他在不停走動的猴身上尋求一個適當的方位，準確的角度，以便一舉置牠於死地，不讓牠

有反抗的機會。

「喇！」手起刀落，狠勁的一刀沒撲空，準確無誤的砍在猴背上。鮮血如泉噴濺，紅斑斑的沾在他臉上、身體上、衣服上，他亦像血人了。

傷口又深又長，足見他用勁之甚，殺猴之決心。那猴，根本沒活口的機會。

毫無戒備的猴就此四肢趴倒在地，血，狠狠的由傷口泉湧，不止，轉瞬一條小小的血河在沙地上形成。

在周圍的人未從大開眼界的震撼中喘口氣時，他驀的蹲下來，以巴冷刀狠狠將那死猴的頭、上肢、下肢，身體一個個斬下、再斬塊、再斬碎……。

有的人被他出其不意的突來驚人之舉給嚇呆了，驚駭之情滿溢臉上，眼里盡是意外。一些人或許是怕了他的狂性，或許是不忍再下去，陸續離開。

留下的人中，有人大膽的問：「你要吃猴肉？」

「沒有！」他頭也不回的答，繼續手起刀落。

斬著、斬著、浴血的猴轉眼成一堆模糊了的肉塊，凌亂不堪，分不出那是頭，那是掌。

他看著看著，一雙血手，滿身點點斑斑的血漬，腦海里突浮起那天的情景：攤開了的貓屍血肉模糊、那猴滿掌；滿嘴血跡，恍忽間，那猴已成了貓，而他……。

他已是那猴。獸性的猴。

他狂叫一聲，丟了沾血的刀，衝到廚房的水槽邊，大吐特吐起來。

# 藍空澱雲下的風吟

● 田風

已過下午三點鐘，猛烈的陽光未見得被時間減弱，反而囂張地從窗簾的空隙灑入課室。天花板上的風扇已經是盡了它們最大力量，以最快速度旋轉，還是不能驅散周圍的熱氣。唉，下午的陽光也特別整毒，簡直可以把人的每一吋暴露皮膚狠狠地剝開。

麗蒂亞黝黑的皮膚雖然奈得住烈陽的幅射，可是她還是穿過校園里的樹叢的一些蔭影下，從洗手間走進課室。她身上依然穿著校服，一件白色的襯衫，被一條淺藍裙子疊覆，她的白襪早擱在家里的階梯上，只有雙粉紅花邊的拖鞋在她腳板辟辟拍拍響著。

只見麗蒂亞以筆挺的身子走回自己的座位，她雙手把後裙壓到大腿後，便坐在自己位子上。她的鬢髮旁有還有晶色透明的水珠留在上面，不知是汗水，仰或洗臉未擦乾？

擺在她面前是五十題國文試卷，還有一張塗滿鉛筆黑跡的答案紙。麗蒂亞拿起試卷，裝模似樣地看，不時還偷偷看正在批改作文的我。其實我早已察覺到了，是還未到時機開口。

剛才她是想嘔吐，可是又吐不出什麼東西，只有幾口酸溜溜的胃液。她算算，這現象已經有了好幾天，這樣下去，就是再壯的她也只有請病假了。

「麗蒂亞，你到底做好了沒有？」我看她一直望著窗外，心中強烈萌起微微的怒意。她立刻把視線轉回自己的試卷上，臉色是有點蒼白。

那天晚上她的繼父摸黑到她房間對她來說是不敢相信的事實。那晚雨下得好狠，她也睡得好沉，決不會留意到繼父突如其來的舉動。當她驚醒時，發覺到她內褲已經被除到她的腳跟。她骨碌一動，一個毛茸茸的大手很快地蓋住她的嘴唇和鼻頭，而且輕盈身子的她頓時要承受七十多公斤的壓力。

她的喉頭哦哦作響，似乎上氣接不了下氣。她只覺得一張沾滿口水的嘴唇，在她額頭上、面頰和頸項胡亂且鬚鬚刺痛地吻。然後一陣有力的抽動，加上一陣撕裂的疼痛，在她的身子殘酷地展開，淚水不自主地從她的眼眶流出。

當拉鋸似攻勢停止後，她清楚地聽到她繼父急速的喘氣聲。然後她繼父的聲音在她耳邊小聲且帶著恐嚇性響起：「假如你告訴家里的任何一個人，我會把你打死。」

一個壓在她身體上的重量頓時減輕。死懼和悲痛的感覺，開始緊緊地籠罩著她。她躺在那兒好久，才勉強把自己的背部移到牆壁，微微靠在那兒。兩個弟弟還是各以不同的姿勢在地板上熟睡，似乎剛才一點兒的舉動吵不醒他們。

繼父的一番恐嚇快把她的腦袋轟裂了，她的喉頭發不出聲來，眼睛也呆瞪瞪地望在一方，只有鼻涕打滾聲劃破雨夜單一的聲調。

是的，她的身體被污穢了，而且是連續無端的迫害。可憐的麗蒂亞已經失去了勇氣，她的眼光也變得異樣，她覺得所有人在竊竊細語時，彷彿都是談著她，她很想跟人談起，又怕泄漏秘密後，會招來羞笑。

下午補習時間很快就結束了。同學們那願在悶熱教室里多呆一刻，早就走光了。她嘟著嘴，蹙著眉，多希望時間再為她多停留一刻。

家，已成爲毒蛇盤居的窩巢。她一到家，多麼希望看不到那張橢圓型炭黑臉。當她的腳板拖鞋拉了出來，從窗口正投來饑畜性搶奪肉食的眼神，令她渾身不舒服。

她急速地從繼父身旁閃開，目不轉睛跑入狹小的房間，把房門關得緊緊的。她的身子由一條型直縫的木板托住，她覺得自己好重好重，而今夜，或許夢魘又開始了。

有什麼法子呢？正等她心中苦苦地哀訴，三夾板的房門被推開，走入一位天真無邪的弟弟。在光線轉亮的當兒，她兩顆黑色小珠子帶著緊張的神色，啊，天哪，天哪，他……還暴裂兩排煙薰的黃牙對她淫笑。

她好像困擾在嚴熱的天氣下，毫無法子逃脫。

X X X X X

與麗蒂亞同窗共讀的同學們幾乎都覺得她變得沒有以前那樣剛毅和頑強，而且健美的身材也走樣。因此同學們在她經過或在她背後指指點點，那種眼光給她的感覺正像她臉皮被剝掉，

露出筋肌的醜態……

她的心里，是一陣陣的發酸。沒有一個同學誠心與她交談，他們只想從她口中證實發生她身上的事件，然後開懷地作爲茶餘飯後的話題。

四天麗蒂亞假借頭痛沒去上學。我坐在學生面前多希望她在會考的前夕做更多一點的練習。可是在那靠窗的座位依然是空著，而我的桌上每天都餘出一份習題。

麗蒂亞，有一張雞蛋型的臉，一雙明淨的眼睛，一個小巧筆挺的鼻子，還有兩片頗厚的嘴唇中間，顆顆牙齒在閃亮。她是校中的羚羊，曾爲學校爭到不少的榮譽。也許是友族的關係，國文對她來說並不困難，所以她的成績都不會令我失望。

對於麗蒂亞的傳聞，我略從一些學生或同事口中得知，麗蒂亞交上壞朋友，更發生了不正常的關係，導致懷孕。我惋惜，假如她因此而輟學。我再也忍不住，我要找她談談，一半是出於課任老師的責任，另一半是我自己希望能給她一點幫助。

我翻遍她的資料，沒有電話號碼，只有一排沒有門牌的地址。我抄下來，把那張紙握在手  
中。

當天飯吃完，午睡也沒睡便駕車出去了。問過路人，才知道麗蒂亞住的地方是一個非法住區，難怪沒有門牌。

這裡住著幾十戶人家。經過一場驟步陣雨後，我覺得這裡黃泥濘是如此討厭。我真擔心自

己的褲管會沾上黃泥水。我小心地踏著每一步，因為土地上還散亂著零食的空袋和汽水鋁罐。天氣是涼快一些，幹活的勞工們老早就趕回自己工作崗位了。在我眼前、跑出四位小孩，兩位穿著沾滿污跡的襯衫，一位赤裸上身和一位著校服。一位伸出雙手，向前面三人撲過去一眼看要捉到了，卻被他們溜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差點被他們歡樂的舉動吸住了，忘記我來的目的。我定一定神，向他們招手問道：「你們知道麗蒂亞住在那里嗎？」

他們停下，收起綻放的笑容，睜大了眼直朝我瞪著，好像要看透我每一吋的肌肉。

「你……找我姐姐做什麼？」那位赤裸男孩壯了膽子，發出不響亮且吞吞吐吐的聲調。「我是她老師，你能帶我去見她嗎？」微笑還是掛在我臉上。

面對老師，他局促不安，最後還是帶我去見麗蒂亞。麗蒂亞的屋子跟其他非法住屋一樣，門窗糟透了，可阻擋訪客阻止不了盜賊，牆壁也不過由多片木板勉強地湊在一起，還可以擋住風雨。若說理想，只是給他們一個虛假的安慰。

麗蒂亞料想不到我會來。她的面色，一剎那變得更蒼白了，她的心開始迅速性猛跳。她想跑開，卻被我叫住了。

「麗蒂亞，你爸爸媽媽呢？」我投出鼓勵的眼神。

「出去工作了。」她不敢抬頭看。

「你怎麼都沒有來學校？要會考了！」

她給我答案，我知道那是一個很大的謊言。在她濃密的睫毛下滾動著一雙珠子，在那短促一瞥中，她已懂得壓抑自己的神色。

「你到底怎麼了，告訴老師。」

她還是不講。在許多方法轉變下，她已克制不了她的情緒，淚水山洪般而出。

「是繼父，是他，是他把我害了。」

一個急速的思想從我腦中閃過，令我不敢想像下去。我沒有想到這一趟來卻給我這麼大的麻煩，我不能再說什麼，心里默默地承擔下來。

「你有告訴別人嗎？」我問。

「我若告訴別人，我繼父會殺死我的。」她嗚咽地說。

「你媽媽知道嗎？」

「知道，但是她也怕我繼父的拳頭。」

我心里開始為她打抱不平，不知從那里來的勇氣抓住她的手臂忿忿地說：「走，我帶你去警察局。」

她好像懊悔告訴我一切，兩頰佈滿恐懼眼神向我看得更頻繁了。她堅決地喊道：「不，我爸爸會殺死我的。」

我抓住她的手臂更緊了，她反而掙扎得更厲害，弄得我的手有點酸累。

「麗蒂亞，你聽清楚，沒有報警你會後悔的，試想想，你繼父會繼續迫害你，還你肚子的孩子怎麼辦？」我也喊了，感覺自己眼角有點潤濕。

不知道什麼，她停住站在那兒不動了。最後，她鼓起勇氣又抬起頭，視線正好與我碰在一起。這一回，我看見她的眼圈更紅了，淚水都來不及拭去。

她的勇敢給她繼父很大的懲罰。終於她繼父被控坐牢，另加鞭罰，而她也把肚子裡的孽種打掉，希望能借以消除心靈的創傷。

雖然看來都結束了，但她已被人認定是被沾污的女孩。來到學校，過著難堪的日子，沒有笑臉，沒有友情，背後閃著無數譏笑的眼神。

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在會考前幾天，她竟然輟學了。我找過她，鄰居都說她們一家搬去美里。我茫然，到底她是我喜愛的學生之一。

兩年後，關於麗蒂亞的事，已經被校中的人差不多淡忘了。我步上校舍的三樓，一個寬闊的大草場出現眼前。這綠油油草地上引進了我的遐想，我彷彿望見麗蒂亞協調有力地圈著草場一圈又一圈奔馳。後面的其他運動毫不放鬆緊緊跟住她。在啦啦隊喊加油下，全場聲音沸騰了起來。她加緊腳步，衝過終點。我似乎看到了她在陽光下勝利笑臉……

她跟我講過，她也要當一名教師，但是她的自信被挫傷了。我看到她流著淚，完全像一隻沒有反抗，肌肉被撕裂的動物。

當我接受一項短期訓練課程時，我真想不到會在這城市見到麗蒂亞。這是我們分開後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見面。

看到她臉上濃厚的粉抹和艷紅的嘴唇，不禁令我輕嘆一口氣，是我先喊出她的名字，喊出後心里又有點後悔，深怕自己認錯人。

她張惶起來，掉過臉不行，不避開又不行。不過她還是拼命擠出一絲微笑，以小小的聲音說出「老師……」

「好久不見，好嗎？」我問。

「好……」她的聲調微微顫抖，經過一段時間，她的心神才稍微鎮定了些。

「近來做什麼？」

「……」

她緘默不語坐在欄杆旁的涼椅上。而我，被她如此的舉止弄得一點兒都不能從聲調倉里發出聲音。

對岸白色堡壘與其他顏色強烈地對比。站在河岸欄杆旁，我的目光暫時從她身上移開，儘量地攫取眼前的景物。那豎立不遠星級的旅店，公園來來往往的人潮，不停以招姿色艷擺渡的

雨蓋舢舨，還有悠悠河水及公園擴音器播出節拍輕快的歌曲活了人們的步伐。

太陽漸漸西下，不僅餘輝紅遍了半天，連河水、樹木、建築物，甚至人的面孔都沾上一點光輝。當四周黑暗慢慢濃厚起來，公園的燈光也直接代替了大自然亮光，眉頭間，她把憂鬱盡都表露出來。她從褲袋里拿出一個黑色煙盒，然後用左食指輕輕推開煙盒上的蓋子，抽出一根煙筆直在煙盒上打了幾下，才含在嘴脣間。

不知她在什麼時候學到一種漂亮斜斜身子的姿勢，擦亮打火機點著煙。只見第一口深深吸入，一團團灰白色濃煙立刻從她口里噴出。她稍微抬起頭來，一動也不動凝望河流躺在死一般黑，在燈光倒影中尚可看到它奄奄一息。也好，讓黑暗遮蓋它。

等了好久，她才筆直起立把身子向前曲。她的左右手肘交叉搭在欄杆上。煙，仍然挾在她右食指與中指之間，似乎自然燃燒的艷紅很難吸她多吸幾口。她那對疲倦，眼臉有點紅腫的雙眼一直不安地眨著。她儘量安撫自己碎跳之心，做出幾次的深呼吸，可是那舉止不過是欺騙自己而已。

該死的，我心里暗罵，我最不喜歡這種氣氛，好像所有東西給她弄成毫無生氣。我再次撥出聲音來打破沉點。

「你什麼時候學起抽煙？」

她又把煙插在嘴脣間，濃重煙霧從她嘴角噴出，很快就消淡。她告訴我，抽煙不過消除心

里的煩悶，她現在出賣肉體，要賺取更多的錢享樂。

「這不是你，」我失望地頓了頓腳，「難道你不能把生命活得更有意義？」

「意義？」她苦笑。「自從那一次，我的前途都被毀了。」

「不，生命的光彩不在乎那些挫折創傷，你應該堅強起來，能活得更有希望，有真實感。」我激動地說。

她不語，顯然是不再願意說下去。她已定意，看了我一眼起步走開。她走著，突然轉過身，噙著熱淚，聲音從心底深處衝出口腔。

「老師，謝謝你教導我，我對不起你，是環境和周圍的人逼我這樣，我已經沒有機會了。」

「麗……」我說出第一個字時，她已經快步入人群中，消失在在我的眼簾。  
我摸一摸臉龐，發覺已經潤濕了，在衆目睽睽之下，我多希望細細的雨飄飄灑灑下，留下淚雨攪雜的悲哀……

X  
X  
X  
X  
X

回到校里，我會變得對草場特別的留戀。我故意除下鞋子，讓每一步腳板親觸著草根。草葉上有露水，走過有種清新的感覺。只有少許的學生到學校，四下沒有下課時那麼喧鬧。

樹葉在晨光中輕輕顫抖，散發出新生的色彩。在澄藍的天空中，稀疏的雲開始濃密，又顯著各種變化。准是頑皮的風，隨意取之塑造，時而像人，時而像動物，時而像一些東西。在密

集的雲團中，偶而泛現金色的光輝，帶出希望的預告。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每個人都須向麗蒂亞負責任。她的母親、老師和同學們應該給她關懷和鼓勵，但是到這地步，誰還會偽裝誠心去扶持她，與她共渡傷痛的日子？我們都言忙，很少去關注別人的重要。

我心里更不好受，我沒有把握時機，給她更有效的輔導和幫助。現在她墮落，我也該負一點的責任。

我沿著草的邊緣走去，彷彿沒有目的。「老師早！」迎面來的一群學生背著書包向我問候。

「早！」

我停步，轉過頭看到這群學生的背影終於明白了。無論如何，保持那份熾熱將是我往後施教的心志。

風吹過，我的心再次激起熱潮。

## 枷鎖

● 思安

夜罩徐徐籠蓋下來。

散鋪在地面灰青色的枯葉，也逐漸染上了深深的黑。

這片原本已陰暗得駭人的膠園，此刻變得更淒靜，更恐怖。

潛伏在草叢中，張牙舞爪的吸血鬼，正貪婪無情地吸吮著畏縮在屋檐底下那團皮包骨的血肉。這只已跟隨它的主人十多年的老獺狗，平時只會向人窮擺尾巴，從來皆不會聽牠大聲吠過。牠大概是懼恐那群喪失人性的印度酒鬼，趁著酒興大起時，一夜之間將牠剝皮去骨，煮成香噴噴的咖里狗肉。

不只是人，狗亦是怕死的，有時候。

驚地，「撲！」的一聲巨響，几只毛茸茸的黑影從樹梢頭掠過。大概是一群飢餓得不耐煩的大尾鼠吧。天空還未完全入黑就溜跑出來覓食了。

這塊膠園距離最近的市鎮至少也有五十公里。

平時除了這家人之外，就只有那四、五個酒鬼才敢踏足這塊陰沉沉，到處是水窪的鬼地方。

呼！．．．．．

一陣令人欲嘔的惡臭膠屎味，隨著林邊那陣寒風習習吹來，實在使人不敢出力做深呼吸。其實在十多年以前，膠價昂漲時，園主就在這塊十畝闊的橡膠園里，建了幾間板屋讓他的膠工全家人住宿，而且還買了一些價廉的家具給他們用。

這群敦厚的印度膠工，就當他是神一般敬奉，日夜的替他賺錢，絕無半句怨言。可惜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他們的命運不久之后全改變了。

世界經濟不景氣，再加上那些人造膠的廣泛採用，可把這群一家大小依靠割膠過活的印度人害慘。

那個見錢眼開的華人園主，爲了自己的利益，竟然將這些曾經替他賣命，出生入死的人，一個一個的被趕走，而且連那間間的屋子也被拆掉。

過後聽說有些工人因爲找不到別的工作，全家大小流落街頭，只能栖息人家的五腳基。那個年代，一個連頭大的字也不會認識幾個的割膠工人，想在這個死氣沉沉的小城鎮找份

工作，談何容易。

就算是大學畢業生也要呆在家里吃老米，量馬路呢。

這片橡膠園最后就只剩下那個最會拍老板馬屁的三米木都了。

那個華人頭家不但減薄了木都和他老婆的工錢，而且每個月還要他們繳交房租，方肯讓他們一家人暫居在那邊。

時間也過得真快，轉瞬間木都和他那位勤奮工作的妻子，已呆在那塊長年酸臭的膠園十多年了。

「嘆！」一團小黑影突從樹上跌落地面，發出一陣驚叫聲之后，不到數秒鐘，就已消失在那片黑林中……

2.

這間無水電供應的破板屋，此時就好像一座被人遺棄已久的墳墓，寂靜得令人不敢踏足半步。

四周的蚊虫聲，彷彿一首動聽的晚宴曲。

三米木都那排樓梯似的兒女，大概已經酣睡了。

這些可憐的印度小孩子，一整個白天就是與一棵棵的橡膠樹為友，與鼠虫為玩伴的在膠園里四處溜跑。

他們從來不曾嘗過冰淇淋漢堡包的味道，更不曉得電視電影錄影機為何方神聖。

木都原本應該還有更多子女的，但有些一出世就因為不足月而夭折；有些卻活不到幾個月就患上急症死掉了。

雖然如此，木都從來不會爲了這些事情而掉過一滴眼淚。反正少一個也不算少，多一個也不算多，天生天養吧！他想。

他的老婆前幾個月才生下一個瘦弱多病的兒子。

現在又見她隆起圓圓的肚皮了。

唉！上天總是特別喜歡跟這群窮人開玩笑的。

有些富裕人家卻連一粒蛋也生不出來，還到處奔波打聽消息，花幾十千抱一個一尺未到的小包袱回來玩。

沙！．．．．沙！．．．．

驀地，一陣陣東西踏在枯葉上所發出的聲響，正從不處傳過來。

現在已經是六、七月了，樹葉亦開始轉黃。

再過幾個月就被逼停工了。唉！到時候只好每天吃野草爲生了。

木都依然蕭灑自得，一副樂天派的模樣兒。

這可難爲了他的老婆。

沙·····沙！·····

樹葉聲越來越靠近了。

頃刻，只瞧見一團東歪西斜的巨影，從膠園的小路口迎撞過來。

一個天生黝黑的印度人，在無燈無月無星的深夜里走動，真的難于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啦啦·····啦啦啦啦·····」這個酩酊大醉的印度人，一面走一面哼著一首不懂歌

詞的印度曲子。

這首節奏輕松的歌曲，對於屋內的每一個人來說，就好比一道令人聞之喪膽的奪命詛咒。屋子裏突然間掀了一陣騷動，從房中傳出。

大概是有人蘇醒了。

「啦·····啦啦·····啦啦·····」歌聲已越來越接近，越來越大聲了。

「媽！·····」

一陣陣小孩兒的哭叫聲突從黑漆漆的房中響了起來。

「不用怕，不用怕，媽媽在這里。」一個女人壓抑著聲音，正在哄慰著那群懼慌的孩子。

「啦！啦！啦！·····！」

驀地，一陣粗暴的打門聲，驚醒了這塊原本正在酣睡中的大地。

「華日，布媽媽！」一句不堪入耳的粗話，污垢了這片寧靜的夜空。

「啪！啪！啪！……」  
屋內的嘩吵聲突然間停止了。也許是被人掩住了嘴巴，不能出聲。

「啪！啪！……」  
幾分鐘之后，那扇木門才徐徐打開。

一個臉色蒼白，衣服襤褸的印度婦女，正畏縮在門邊。

那個挺著一粒大肚臍，高大粗獷的三米木都，一沖進屋子裡就不分青紅皂白的揮了一記重重的拳頭在她的左臉頰上。

「布媽媽！敲了這麼久才開門，布媽媽！」話剛說完，又是一拳揮過去。這一次不偏不倚的擊中了她的左眼，使她不禁「啊！」的一聲，用雙手按住眼睛，低著頭哀叫著。

他還是不甘心。走上前去用她那粗壯有力的手抓住她那頭至腰的烏髮，粗莽地拉扯著她的頭撞向門邊的柱壁上。

這個令人憐憫的女人尖叫一聲之后，就昏倒在那塊冰冷的地上，奄奄一息。

房中突傳來一陣淒厲的號啕聲。

「布媽媽！不哀都給你們哭衰了！」說著就解下腰間那條粗厚的褲帶，跌跌撞撞的沖進了那間黑漆漆的小房子。

「啊！啊！……不要打！不要打！……」這間陰暗狹窄的臥室，霎時混亂一片。

頃刻，只見到幾個年紀較大的孩子，邊跑邊叫的牽抱著幼小的弟妹，逃出那座神泣鬼號的地獄。

「布媽媽！……」

幸好木都沒有追出來，只是在房里不停地用印度粗話咒罵著。

當時的情況實在令人心驚膽跳。

總有一天他會揮刀殺人的。

每個月尾出工錢的晚上，這個枝瘦可憐的印度女人和她成群的孩子都不能安安心心，一夜睡到天亮的。

這個好吃懶做的酒鬼，只要身上還有幾分錢，就馬上不見人影。

他經常溜去離膠園不遠的一塊椰芭，跟他的那班豬朋狗友一起讓那些二蠢蠢令人欲罷不能的椰花虫噬咬。

他那區區幾十元的割膠工錢，就只配灌飲這些又便宜又能麻醉的酸甜椰花酒了。

每次喝得酪酊大醉歸來，這群長期營養不良的妻兒，就是他最佳的發泄對象。

他們沒有一個人敢反抗，否則下場更加慘不忍睹，分分鐘鬧出人命。

此刻，房間里頭卻是出奇的寧靜。

死了？

睡了？

那個全身傷痕累累的女人，撐著圓鼓鼓的肚子，出力的從地上爬了起來。

她躡手躡腳地走進房間。

甫踏入房門，一股異味扑鼻而來。

這個不知羞恥的男人，竟然一絲不挂的橫倒在那張唯一的板床上，而且還撒了一地的尿，連被單也遭殃。

唉！今晚他們可要在外面挨冷了。

阿母尼安頓好那群已經极度困倦的孩子之后，就立刻拖著孱弱干癟的身子，手中拿著一塊干布走進房間。

她的眼中早已纏著一盆搖搖欲墜的淚水。

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才會下嫁如此卑鄙的無情漢。

阿母尼年輕的時候相當漂亮美麗的，只可惜那個時代的女孩子是沒有機會上學讀書識字的，所以她十多年的青春，就好像一陣裊裊炊煙。隨風飄走。她是一個很聽話乖巧的女孩子，平時鮮少出門，所以也不認識幾個朋友。就在十三歲的時候，她被重男輕女的雙親逼嫁給這個大她足足十八歲的同族男子。

那個時候她已經知道木都極喜愛杯中物，但是米已成炊，一切皆太遲了。

阿母尼現年才二十八歲，可是看起來卻好像是四十開外的婦女一樣，鬚髮都花白了。

家庭負擔，丈夫的粗暴對待，足于令她精神崩潰。

驚地，木都一個大翻身，把她整個人壓在下面。真的是防不勝防。

阿母尼默默地躺在床上，閉上那雙倦累無神的眼睛，任由她的男人糟蹋凌辱。她已麻木了。

窗外，突然下起了毛毛雨。

3 ·

陰晨。

昨夜開始下的雨，今早還未下完。

此刻，阿母尼正捧身上那粒日益隆大的圓球，蹲在一旁收拾一室狼藉不堪的雜物。她的身上只圍著一件紗籠。

木都還倒在床上酣睡著。也許昨晚太疲憊了。

床上那灘臭腥的東西，實在令人退避三舍。

要不是爲了這群兒女的未來著想，她老早就宰了這個毀了她一生幸福的臭男人。

她緩緩地走出房間，手上拿著一堆又臭又髒的衣服。

那群卷縮在地上的孩子尚未醒。大概是昨晚太遲睡緣故吧。

她從屋后走了進來，挨近蘇莉的身邊，用手指推一推她的身體。

片刻，蘇莉揉揉她那特大又漂亮的黑眼睛，坐了起來，呆望著眼前的母親，沒有說一句話。

蘇莉的容貌和性格最像她的母親。

「嗯。」她應了阿母尼一聲，就站了起來。

蘇莉是家中的老大姐，也是阿母尼最勤勞的好助手。

這個女子一向來都是沉默寡言的，平日只會不停地工作，從來不會開口要求任何東西。

所以至今她連一件比較好看的衣服都沒有。

在這種惡劣環境中成長的小孩兒，今天能有一口飯糊口已經要謝天地謝地了，那里還會要

求什麼呢。

蘇莉擺動著后頭那條長至腰間的粗辮子，大步的走向屋子后面用幾塊破木板草草蓋上的沖

涼房。

頃刻，她從沖涼房走了出來。

身上只圍著一件不能再薄的舊紗籠，若隱若現地站在井邊汲水洗衣。

那件松寬的灰色紗籠，無論如何皆掩藏不住她那早熟的胴體。

兩顆紅艷欲滴的小櫻桃，還有那玲瓏迷人的身段，被汲上來的水珠潑濕后，展露無遺。在她略黑的皮膚底下，早已開始散播出一種誘人的少女氣息。許多住在附近的好色鬼，已對她虎眈眈，只是在等機會而已。

外面的雨已經停了。

當她洗完那一大堆的髒衣服之后，早已經汗流浹背了。

她將那些濕淋淋的衣服曬在井邊的一條鐵線上，然后走進沖涼房，隨手把門掩上。

蘇莉把那件濕了一大片的紗籠脫下后，立刻就提了一桶井水，從頭倒下來，想把身上的汗臭沖洗掉。

此刻，純貞的她絕不會料到，一雙充血的小眼睛，正貼在沖涼房外面的板縫邊，撫摸著她身上每一寸誘人的肌膚。

她始終不曾察，只顧著洗滌身體。

「蘇莉！」阿母尼在屋內喊著。

「什麼事？」

就在那個時候，那雙色眯眯的眼睛慌慌地離開了那道繚繞，飛快地躲進了草叢中。

「我要去割膠啦！」

蘇莉「呵！」的一聲，已從沖涼房走了出來。身上還圍著剛才那件濕紗籠。

阿母尼穿著一件黏滿膠屎的髒衣褲，手上拿著一個桶，站在門邊對蘇莉說：

「拉朱還沒有醒啊，你去看他一下。」

「嗯。」

蘇莉應了一聲，赤著雙腳，拂了一拂濕淋淋的烏髮，然後走進屋子里。

頃刻，阿母尼已進了略潮濕的膠林，干活去了。

今天早上只有她一個人去割膠。

那個木都還賴在床上不肯起來。

原本雨天是不能割膠的，怕會損傷樹身，但是如果一日不做工，他們家中的米油就成問題

了。

這個家只靠那個臭男人來養，或許連麵包也沒得吃。

反正膠園又不是自己的，她也管不著這麼多了，割了才打算。

蘇莉走到廳前，蹲下來看看正躺臥在地上的拉朱，她最小的弟弟。

拉朱仍然酣睡著。

窮人家的都是天生比較懂事的。

唉！這個孩子也真可憐。他才出世幾個月就患上了這種不知名的皮膚病，全身都浮起一粒

粒有膿的毒瘡。

只有木都最清楚自己造的孽，所以他也懶得去理會這個不足月的幼兒。就讓他自生自滅吧，他心里想。

蘇莉的眼中早已沾滿了淚水。

她俯下頭親吻著拉朱胎毛尙未脫的黑額頭。

一顆黃豆般大小的淚珠，不小心滴落他的臉頰上。但是他依然睡得那麼甜，絲毫不被干擾。

蘇莉用手抹去纏在眼中的淚珠，驀然站了起來。

她走前去打開那扇殘陋的木窗，探出頭來向四處張望著。

只看見她那幾個年紀較大的弟妹，正在屋外不遠處的一塊空地上，把玩著一堆從樹上掉落下來的橡膠果。

「喂！」她大聲地喊著，「快回來沖涼啊！」

那群猴子好像沒有聽到似的，只顧著玩，也沒有理睬他們的姐姐。

蘇莉嘆了一口氣，皺一皺眉頭，轉身就向著屋后走去。

還有很多家務正等她去做，她可沒有多餘的時間跟這班猴子玩捉迷藏啊。走過那間傳出一陣臭尿味的房子時，她不禁伸頭進去瞧瞧。

嘩！一具全身赤裸裸，胸毛茸茸的男人軀體，盡展靈在她的眼前。

她的臉驀地浮起了一團紅陣，掉頭就跑開。蘇莉的心跳得很劇烈。從來皆不曾如此的。她自己也不清楚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其實，這是一般懷春少女的正常反應。但，她是永遠不會明白的。

4

時光就在一分一秒之間溜走。

蘇莉已經忙透了一個中午。

飯菜已經準備好，弟妹們也逐一的沖涼好了。

那個酒鬼睡到日上三竿，才懶洋洋地爬起床。他換上一件比較清潔的衣服后，就踏著那輛二手老爺腳車溜出去了。

大概又是喂椰花虫吧。

「姐姐，」希華拉著蘇莉的紗籠說：「我肚子好餓呀！」

「好啦，好啦，再等一下吧，媽媽還沒回來嘛。」

說起來也有點奇怪，他們的母親不曾遲過十點鐘回來的。

可是今天卻過了一點多還未見人影。

「姐姐啊，我們好餓啊！」那幾個飢腸咕轆的小鬼，正站在一旁催促著，嚷叫著。

「好吧，好吧，」蘇莉也投降了，「你們先吃吧，但是不要把菜吃完啊，媽媽還沒有吃的

.....

尚未聽清楚姐姐的話，那幾只黑麻麻的小手，早已鉆進了飯菜里頭。

蘇莉呆望著正蹲在地上狼吞虎嚥的弟妹們。

她搖搖頭，然後轉身從後門走了出去。

蘇莉要去找她的母親，一位她最崇敬的女人。

她知道事情有點蹊蹺。

她沿著膠林的羊腸小徑走著，希望能遇到她的媽媽。

這片膠園因為長期無人來噴射草藥的關係，所以雜叢生，四處長滿荆棘，走起路來也相當

費力辛苦。

爲了孩子們三餐溫飽，阿母尼只好硬撐下去。

「媽！.....媽！.....」蘇莉一邊走一邊叫喊。

四周依然靜悄悄的。

偶爾只能聽到橡膠果爆裂的聲音和繞著耳邊嗡嗡作響的蚊聲。

她已經走了二十多分鐘，可是仍然不見她媽媽的蹤影。

「汪！汪！汪！……」一陣熟悉的狗聲，正從山后傳過來。

「啊！」蘇莉被那突如其來的狗吠嚇了一跳，差點喊了出來，「那不是波比的聲音嗎？它跑來這里干啥？！」

蘇莉急忙朝著狗吠的方向跑去。

跑到見到波比站在一塊大石頭旁邊，不停地在嗅著什麼似的。

「波比！」她喊了一聲。

那只癩痢狗霍然轉過身子，搖著尾巴向蘇莉的方向走了上來。

蘇莉扶著旁邊的樹藤，緩緩地爬了下去。

還未來得及站穩雙腳，她已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橫倒在那塊石頭旁邊。

斜坡上盡是已經凝結的乳白色膠汁。

蘇莉站在那邊猶豫了一會兒，然後才飛快地跑過去。

「媽！……」

她連忙扶起那個人。但，她的四肢早已僵硬了，冰冷了。

一大灘腥臭的血塊，染紅了她破舊的褲管，也染紅了那片潮濕的大地。

「媽！……」

5

這幾天一直下著毛毛霪雨。

阿母尼已經在事發當天草草下葬了。埋在園里那塊空地上。

沒有鮮花，只有淚水。

幾天過後，一切又回歸原狀。

那群尚未懂事的小孩兒，依舊忙著他們的膠果遊戲。

三米木都彷彿沒有半點傷心，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依然每天無所事事的喝他的椰花酒，

唱他的歌，睡他的覺。

膠價不好，園主也懶得來巡園。

木都也就趁機放假，每晚喝到醉醺醺的，才甘願回家抓小孩子來發悶氣。

這幾天那班孩子都不能安睡。每晚都被鞭打聲，號啕聲吵醒。

自從阿母尼流產去世后，家中的大小事情，很自然地就落在十四歲的蘇莉身上了。

一向沉默寡言的蘇莉，此刻更加的少說話了。

沒有人會聽她訴說心事。

一切指出奇的寧靜，也許她還不知道暴風雨即將到來。

就在那天晚上，木都依然像往常般醉醺醺的回來，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了，也沒有找孩子

來發泄。

那群孩子還高興得半死，以為他們的爸爸轉性了。

蘇莉哄睡了那群猴子之後，就馬上摸黑的走向屋外的井邊，想把那一大盆的髒衣褲洗工淨，明朝就比較輕鬆了。

但她還未洗完第四件衣服的時候，一雙粗壯有力的手突然把她整個輕盈的身子抱了起來。她尚未來得及清楚真相時，一陣惡臭的酒味，直扑她的鼻子。

她身上單薄的紗籠，早已被那只飢餓的狼撕得破爛粉碎。

「不！不要！不要！……」她拼命地大聲嘶喊著。

突然，一記足于令她頭破血流的重拳，擊中她的太陽穴。

只聽到她「啊！」的一聲，就暈倒在地上……。

當她清醒過來時，已是明天的凌晨了。

她慢慢地站起來，拖著疲累不堪，鮮血斑斑的身子，走進沖涼房。

她要把一身的污穢沖洗掉！

當水碰到她損傷的下體時，令她灼痛不已，眼淚奪目而出……。

6 ·

日子如黃葉般飄落。

蘇莉所受的痛苦也日夜加劇。

她在白天時，除了要照顧年幼的弟妹之外，晚上還逃不過那只禽獸的凌辱毒打。

蘇莉在不久之後，知道自己已經懷孕了。

隆起的肚皮總騙不到別人的。

她的下體不知何故竟然長出了一粒粒奇癢無心的膿瘡，令她痛不欲生。

一個才十多歲的小女孩，卻已經歷了人生最慘酷的悲劇。

她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她已准備了一瓶放在房內已久的毒草藥。

機會終於來了。

一天深夜，等那只野獸醉死在床上時，她就吩咐年紀較大的弟妹，牽帶著幼小的弟妹在屋外稍候，然後拿了四條平時用來綁膠片的粗麻繩，將那只禽獸不如的人綁在柱子上，令他的四肢動彈不得。

片刻，她拿出藏在屋角的那瓶毒性劇烈的草藥，狠狠地向著他的血盆大口直灌下去！  
驀地，她走去屋子后面的灶爐邊，拿起一支燃著烈火的木柴。

頃刻，她走到房間，將那支燃火的木柴慢慢也放落在木都淋上煤油的軀體旁邊。蘇莉要他嘗嘗慢慢被折磨至死的滋味！

不到二十分鐘，大火很快就吞沒了這間殘陋的屋子。

等到救火車和警車來到現場時，就只剩下地的白灰和廢物而已。

蘇莉牽著她疼愛的弟妹走上警車，走出這座沒有春天的地獄……



# 戰鱷

●夏秋冬

河水緩緩的退。

河床漸漸顯露。

河邊兩岸，蟬聲不斷。

似在催河水速退。

今天，這河上靜得不尋常，沒有漁民欄網捕魚，也不見小孩在河邊釣蝦及捉小螃蟹。

那些人去了那里？

他們其實都在河邊。

不過，他們手上拿的不是魚網及釣勾，而是長槍及弓矛。

數十個青年，炯炯的目光，在河面上搜索，他們額上冒著汗珠，呼吸沉重，顯然頗為緊

張。

這條河相當長，約十米寬，漲潮與退潮時水位相差大，水漲時小摩多船可進，水退時只能



行長舟。

現在，這河近大江的一段，被插上粗如成人手臂的長竹，每條竹相隔一呎。

隨著水越退越底，河床大部份已入搜尋者眼簾。

「看！！」一聲大喝，令人心頭爲之一緊，彷彿蟬聲也被喝斷。

「那傢伙出現了！」一個青年指向河口竹欄處。

兩岸的埋伏者，皆奔向河口。

「開槍！」

「殺了這畜牲！」

「砰！砰！砰！」數下槍聲。

我感到背部一陣劇痛……



一處水草茂密，樹根盤錯的江邊底下。

這里地點隱密涼，是個好住處。

「大王！大王」隨著呼聲，一陣暗流湧來。

那個家伙打攪我睡覺？

「大王！大件事啦！」是報訊的長嘴。

「何事慌張？」我打個哈欠道。

「大嘴……被殺啦！」長嘴說完，不禁淚水湧流。

「什麼？……幾時被殺的？」乍聞厄訊，我睡意全消。

「是……今晨。」長嘴嗚咽道：「大嘴因為數天找不到吃的，在餓極之下……潛入河

內，欲襲岸上居民所養家畜果腹……不想誤……誤墮陷阱，被亂槍射斃！」

「唉！唉！大嘴……怎地如此魯莽！我不是告訴爾等，非必要時，切勿潛入河內覓食

麼！」我頓足嘆道。

「早在兩天前，大嘴就有潛入河內之意，不過被我力阻。」長嘴搖首說：「那想到今晨……

長嘴的淚溶于水中，我嗅到一陣鹽味，也感到悲感。

大嘴跟從我左右，闖過大江小河，同歷無數驚險，也有百年，我視其如手足，不想今朝竟因果腹而亡。

「上次是長尾，這次是大嘴，下次不知是……唉！」長嘴神色黯然言道。

「可恨！」想起手足一一被誅，我難捺心中怒火。

上次長尾，不知是餓昏了頭仰或追逐魚蝦，陷誤陷魚網中，被纏至窒息而亡。

「大王……如此下去，吾族前途可慮呀！」長嘴道。

「哼！」我一抖尾，揚起江底沙泥：「叫我族類，緊急集合，以共商應敵之計。」

「是！」長嘴應聲而去。

夜深。

大江上霧氣彌漫，一片寧靜。

江下卻是風起雲湧。

「大家請稍靜！」長嘴對著衆鱷道。

水草向左右分開，我步出草叢，環視周圍。

大江附近的鱷族全都來了，按著等級排列著，年長者在前，年幼者居后。

衆鱷遂一靠攏。

我向長嘴點頭示意可以開始了。

「想來各位已經知道今晚召開這會議的因由，一直以來，吾族不斷遭到人類殘殺傷害，如此下去，吾族危矣。」長嘴先開場白。

「吾族子民，長老，今天這個會議，意義重大，關係到吾族存亡問題。」我接著說：「各位如有任何意見，不防提出相商共論。」

我語罷，衆鱷開始議論紛紛。

「大王。」列在最前頭的長老緩緩排衆而出。

長老體長廿餘呎，比我長多數呎，至于年歲，連牠自己也忘記了，估計有四百歲以上。由于年長，見識多，自然頗受我族尊敬。

不過，其思想頑固，保守，食古不化，也令一些族類不滿。

「長老有何高見？」我移后數步道。

「唉……」長老一聲長嘆，腥味撲鼻：「回想起百年前，我族遍佈大江小河，何其繁盛，舉目橫行，誰敢與敵，那時江清水潔，魚蝦不缺，以今日論之，實乃樂園也！」

長老一口氣說完，稍喘息。

牠這段話，我亦有同意，百年前，我正百餘歲。

「現在江水受污染日益嚴重，影響到我族類生存環境，加上人類屠殺，我族數目銳減……」

「長老頓了頓，接著說：『更糟的是，人類的濫捕，也造成江中魚蝦大減，使我族類往往多日難尋得一餐溫飽。』」

長老說完，又在喘息著。

「不錯！」另一年長者也排眾而出：「江中沙泥滾滾，嚴重損害我族健康，我妻月前生子，皆因不能適應如此惡劣環境而……夭折！」

牠繼續說道：「還有，你看我眼睛，長期在污染環境下，雙眼視力大減經常無故流淚。至于自身健康，也一日不如一日……」

「嗯。我環顧，有不少族類都在點頭，顯然都身受其害。這是人類污染江水對我們造成的禍患。」

「大王……」隨著一陣微弱聲，另一瘦若皮包骨也排衆而出。

「你……沒事吧？」看他模樣，像是重病纏身。

「沒……沒事。」牠有氣無力的說：「只是有十數天未曾進食，又趕了這一程路……」

「汝家居何水域？」我問。

「上游支流。」牠答道：「雖然支流之水，未如大江混濁，然卻常受毒害之苦。」

「荷，受害情況嚴重否？」我問。

「唉……」牠搖頭繼說：「吾等身強體壯，區區毒害，尚可抵抗得住。惟是人類頻頻毒魚，使河中魚蝦，大小盡亡，造成吾族覓食困難……更甚的是，該處漁民，喜用電擊魚，此舉也殃及吾族，尤以年幼者，往往不支暈倒，爲漁民……所獲！」

「可惱！可恨！」長嘴聽罷，怨聲道。

我舉目四顧，不少族類亦在點頭，以示同感。這是人類濫捕對我們造成的傷害。

「好，還有其他的么？」我道。

立時，又有居于不同水域的數鱷上前，一一舉報牠們的受害情況，言到深切處，衆鱷皆側

然。

「各位！聆報完畢，我開聲道：『吾鱷族從百多年前，橫行無忌，落到今日欲苟且偷生卻不可得的地步，皆是拜人類所賜。』」

我望著牠們接著道：「誅我子弟，傷生族類，使我食不果腹，睡不安寧，斷我生存之道，是人類也！人類是吾族最大敵人！」

「是……」

「不錯……」

「言之有理……」

衆鱷皆相顧點頭，讀同我一番話。

長嘴向我看了一眼，向衆鱷道：「爲了我們往后的日子，我們必須還以顏色，讓人類知道我們的厲害。」

長嘴略歇，又續道：「所以，現在是我們反擊的時候了，爲了我們自己及子孫！」

「不錯！應該讓人類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要反擊！」衆鱷中大部份附和道。

「不可！不可！萬萬不可！」長老突又開聲道。

「荷，長老有何意見！」長嘴道。

「唉……」長老又是一聲長嘆，腥味四溢：「此事有待從長計議。」

「還有什麼好計議的。」長老道：「人類爲患吾族，長老皆聞，且身受其害。」

「話是這樣說。」長老道：「在水中，吾族自可稱霸，然與人類相比，勢難相敵。」

「只怕未必吧！」我插嘴道。

「不，不，我等勢非人類敵手。」長老搖頭道：「古來多少吾族中勇者，與人類對敵，皆無

一生還！」

「哼！殺敵一千，損士五百，縱然吾等非人類對手，也要讓其日子難過！」我道。

「算了吧，大王，吾族數目已不多，實不容再犧牲！」長老道：「我看．．．不如．．．

容忍渡日罷！」

「呸！」我提高聲量道：「以往吾族就是忍辱偷生，才落到今天這般慘況！」

「可是．．．大王，吾族有條規，不傷人類！」長老音欲說服我。

「現在是情勢所迫，是人類先不仁，也休怪吾族不義！」我道。

「可是人類亦有立法保護吾族！」長老喘息道。

我仰天狂笑，道：「這只不過是人類的假仁義，其雖無直接殺害吾族，卻間接的讓吾族無

法生存下去！」

「大王三思．．．」長老欲再進諫，卻被我打斷。

「長老休再多言，我意已決，衆意已堅，與人類勢不兩立！」我勵聲道。

長老臉色大變。

「不聽……我勸，爾等終……終必後悔莫及……」喘息聲中，長老拂尾而去。

「哼！」我望著牠背影道：「有意不堅者，可隨之去！」

衆鱷面面相覷，部份膽小者或支持長老者，遂轉頭離去。

「好！」我對著剩下的大部份道：「從今日起，吾等須前撲後繼，慷慨就義！爲吾族前途存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一時聲盪江河，沙塵四起，衆鱷彷彿血都熱起來。

我潛入河內埋伏。

準備以人類鮮血爲這項偉大行動祭旗。

這條河不太深，退潮與漲潮水位相差大，衆鱷皆不敢入，我以身涉險，是爲立威信。清晨，天微亮，我只將雙眼露出水面，靜靜等后祭物出現。

一只不知名的鳥，顯然將我當作木頭，停在我額上。

天由深藍轉爲淺藍，太陽開始升上了。

我也感到水開始回流，是退潮的時候。

不過我不能就此折回，好歹也要有點收穫。

正思想間，一陣輕微波盪開。

不遠處有兩個人正涉河而過，那兒有棵樹橫越在河面上，接通河邊兩岸，但在漲潮時，河水將該「樹橋」也淹過了。

兩人沿「樹橋」緩緩前進，半身都浸在水里。

我移動身子，慢慢的靠近。

是兩個女子。

這時，其中一個已到岸，另一個正走了三份之二。

我張開大嘴，猛地往前一撲，噙中其腿，那女孩一聲驚叫，被我拖入水中。

她另一隻腳往我頭上亂蹴，並在掙扎高叫。

我放開她的腳，浮上水面，轉去咬她的上身。

「碰！碰！」突地兩聲巨響，我感到右眼一陣劇痛，忙啣著獵物潛入水里。

「碰！碰！碰！」又傳來數聲巨響，在水面激起水花。

是槍聲！隨著一艘長舟駛來。

我右眼疼痛難當，並湧出鮮血，是被擊傷了。

「妹子！妹子！……」水面傳來叫聲，看來我口中的獵物，是那類的人。

由于右眼受傷疼痛，影響視線，我吐出獵物，伏在河底，以靜待其變。過了這一會，眼痛稍止，河面也似乎恢復不靜。

我悄悄的浮起，探頭看個究竟。

『砰！砰！』突地又是兩聲槍響，夾雜著人聲鼎沸。

我忙沉下，可是一個大網也隨罩下，我由獵者成爲獵物。

不過，區區小網，焉困得住本主？我用力掙扎幾下，網被扯斷，浮起朝撒網的漁民舢舨猛噬一口，舢舨船沿缺了一塊，漁民怪叫起來。

我一個翻身，沉下身子，心想此地不宜久留，以免退潮被困，便向河口游去。

到了河口，只見一排粗如成人手臂的竹欄住去路，原來他們用竹將河口欄起了。

我一時沒有主意，河水此時又似乎退得特別快，就快隱藏不住了。

駁盡腦汁，還是想不出如何越過這竹欄，難道我鱷類真的智慧有限？看來只有硬撞一途。我盡力一撞，那欄只是微微一動，看來撞得相當堅固。

退后數步，再猛力一撞，這回撞斷了一根竹，空出兩呎左右缺口，然而我身軀巨大，過不了。

『砰！砰！』背后一陣刺痛，又被發現了。

我回頭，看到數十名赤膊青年，有的站在岸上，有的走下河床，朝我開槍。

原來水已退得如此底，既然如此，不如拼了，本王銅皮鐵骨，刀槍不入，看你們怎奈我何！

又是幾下密集槍聲，然而我只痛不傷，子彈都被堅硬的肌甲給彈開。

我一招『神龍擺尾』，掃得河床污泥飛濺，走下河床的幾個青年，何曾見識如此神威，嚇得紛紛連跑帶爬上岸去。

該些青年見子彈奈何不了我，遂將長釘裝入槍管射擊，以增加殺傷力槍管射出的長釘，威力是比較大，但還是盡被我鐵甲所反彈開。

『嘿，老子縱橫大江小河二百餘年，豈是這般輕易被汝等小輩所擒！』說著，我回頭猛噬欄著的長竹。

不一會，兩根長竹已被撕裂，勉強可容我身子穿過。

我正欲穿過，身體一緊，又被一張魚網纏住。

原來幾個青年，趁我不備，又走下河床，撒網擒我。

『胡！爾等送死！』我怒吼一聲，扯得數名拉著魚網的青年，盡跌向河床中央。

『阻我者死！』我撲上前，噬中摔得最近的一個青年。

『哇！』他痛苦驚懼狂叫掙扎。

不消數分鐘，他已被我五馬分屍。

血，染紅了河床。

收拾了那青年，我仰首環顧，岸上青年皆露出悲憤神情，然而又束手無策，只得眼睜着同伴命喪我口。

「本王所向無敵，豈能殺我！」報復的快感自心中升起，我不禁仰天狂笑。

「砰！」突地一聲槍響，我感到喉嚨內劇痛，一陣鹽味湧了上來。

是那個傢伙，趁我張口之時，將長釘射入我咽喉！

血不斷從喉內湧出，痛苦難當，我瘋狂舞動長尾，河中污泥四下飛濺，岸上上青年也喧鬧起來。

喉部重創，也牽引到眼部傷勢，劇痛令我神智模糊起來。

「難道本王一世橫行大江，今日卻要命喪于此小河！實不甘心！」我怒吼著欲冲上岸邊。

「砰！砰！砰！」他們集中火力往我頭部招呼。

頭部下方喉嚨，外表較軟，雖槍彈無法穿透，卻也打得我皮開肉綻，從岸邊滾落河床中。

我欲爬回大江，幾個青年拿著長鎗，攔住去路，而我氣力也隨著血液點點流逝。

「罷了！天欲吾亡命于此，吾又何能為乎！」岸上青年，皆包圍了上來。

我向大江遙望一眼，寄語族類，我今日以死祭約，望爾等堅守所約定，勿輕言放棄，則吾死無憾矣！

『拼了！唯死而已！』我朝那些青年沖了過去……

報章消息：

日前被捕殺巨鱷肚內的骨頭  
已被證實非人骨而乃是猴骨……



## 石頭記

● 秀敏

她蹲在地上。

把頭垂得低低的，圓的，扁的，長方形，三角形……她小心翼翼地撿著。

今早，汪老師充滿著陽光般笑說：將這些冷冰冰的石頭繪上各種人與物，你就給了它們生命……也許，若干年后，它也是歷史的見證啊！

說著，她從紙袋中掏出幾粒七彩繽紛的石頭，有垂頭喪氣的老翁，懶洋洋的小貓，還有一個凶獍的面具。

全班嘩然。

她驚訝著，從沒有看過這奇妙魔術色彩，竟有種力量似把石頭注入生命。

后來，她的腦海中總揮不去那些石影。

她想著，將石頭放進塑膠袋里。

在屋后，她細心地將石頭洗滌一番，放在草地曬干。

等到陽光將最后一滴水份吸干后，她迫不及等地拿著蠟筆，開始繪上第一個生命。禿頭的，五短身材……模模糊糊中，公公的影子出現。

公公那炯炯有神的眼光，怎麼……她有點氣惱，手指頭不聽指喚似的。

一直畫不好。她只想用最簡單的色彩繪一個記憶中慈愛的公公。

累。她伏在桌上睏了。

朦朧中，公公佈滿皺紋的手撫摸她的頭，斷斷續續說：「……女媧補天，獨獨遺漏了一

塊七彩石頭在人間……」

忽然間，她又醒來了。

聽見那個疲憊母親的腳步聲，她趕忙跑進廚房煮飯。

母親的臉永遠有一種灰敗的感覺，她也不敢惹她生氣。

日復一日，日子在塗塗畫畫中過了。

她開始喜歡獨自躲在斗室中，對著石頭們，沉入自己的童話中。

小花貓與老人，王子與巫婆的戰爭，老師與學生的故事，她看著石頭演著一幕一幕的戲，

嬉笑著與石頭歡渡每一個孤獨的下午。

那一個炎熱下午，她正聚中精神的繪著蘋果時，母親旋風般地走進來。

抓起了她桌上的石頭，拋向牆壁。

她震驚地說不出話來。

母親咒罵著，扭了她的耳朵。

她無助地捂住臉，哇了一聲，嗚嗚大哭起來，才猝想起未煮的晚飯。沒有晚飯。母親仍在咒罵中。

她躲在被窩中哭濕了整個長夜。

隔天，她怯怯地走過母親身邊，默默地忍受著飢餓，趕去上學。

那是漫長的一天。

回家時，她匆匆忙忙的做了家事，煮了飯，才回房。

晚餐時，她飛快地扒了幾口飯，不敢望向母親那佈滿紅絲的眼睛。

躲入房里，她拿起那塊繪著公公的石頭，緊緊地握住，才爬入被窩中。

窗外的星月閃閃著光芒。

她朦朧地睡著了。

半夜里，母親卻躡手躡腳進她的房里，坐在她的床沿。

望著她手中的石頭呆了一會，忽然低泣起來。

## 《綠苔》編後話

自一九八七年十月間籌組而成的〈詩巫中華文藝社〉，在韶光流轉中，屹立過風風雨雨；當初被視為只可能站成文化沙漠中一株多刺的仙人掌，而今卻也渡過十個年頭，一株遠邦在茁壯中！

十年來，中華文藝社不斷在推動，提昇文藝創作方面盡了努力，而在文藝作者孜孜不息的筆耕下，砂華文學長河的拉讓江岸，入眼荒涼的黃沙，已覆蓋著無比的綠意！

從『草葉』的初芽，『花雨』的喜悅，『水雲』的萬象，『愁月』的執著，『磐石』的紮實，以至今『綠苔』的漫延；『草葉集』已出版了第七輯，而本社

的『拉讓盆地叢書』也已出版了十八本，這些成績乃是本社副刊〈文苑〉的耕夫不斷努力的成果，十年了，這些累累果實亦算是給自己的掌聲！只要有陽光與水和空氣，綠綠的鮮苔在這多雨多風的犀鳥鄉到處可覓。中華文藝社希望在推動族人文化與文學創作的努力，讓承傳的優秀文化像綠苔般織翠了整個拉讓江流域，讓砂華文學益放光采！〈綠苔〉之取意即於此！

末了，中華文藝社謹向諸位第七屆常年文學獎的評審致謝：古晉的田思、林武聰、林離，美里的李笙以及詩巫的蔡增聰和黃國寶；也藉著他們的支持鼓勵，我們得以腳步不停邁前！

藍波 謹識

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



ISBN 963-8708-06-2



9 789839 508062

RM 20.00



拉讓館藏書